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徽宗

宣和二年正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正月丁寅朔）甲子御筆儒道合而爲一其道學自合廢（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原注實錄只書甲子罷道學本紀因之止如此書亦可道學遷罷必有故當考蔡絛道家者流篇亦不載）

二月（案錢大昕朔閏考二月丁申朔）乙亥（原注四日）遣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忠訓郎王瓌使金國（案三朝北盟會編二月二十六日丁酉呼延慶回到京師三月六日丙午有是詔燕雲奉使錄則云二月詔遣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趙良嗣由登州泛海使又貢忠訓郎王瓌副之月日不同）先是呼延慶以正月至自登州具道阿骨打所言并其國書達於朝廷王師中亦遣子瓌同呼延慶詣童貫白事貫時受密旨圖契丹欲假外援因建議遣良嗣及瓌持御筆往仍以買馬爲名其實約阿

骨打夾攻契丹取燕雲舊地面約不齋國書夾攻之約

蓋始乎此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原注此據金盟本末
及華表直筆備贈以封氏編年及馬攜自序
五兵十三日良嗣等觀破上京九月四日與錫制敕董
等來實錄於乙亥日書遣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趙良
嗣忠調郎王壞聘女眞蓋因詔旨也詔旨則因金盟本
末但本末不截遣良嗣等日月耳封氏係之三月六日
今不取本紀云遣趙良嗣使於金國亦係之二月四日
乙亥封氏編年云宣和二年春二月王申朔二十六日
丁酉呼赴慶入朝奏言大金國主所言之事上令中書
再議其事選擇使人三月辛丑朔六日丙午詔中奉大
夫右文殿修擬趙良嗣由登州使大金忠詔郎王壞副
之面約不齋國書啓付以御筆封氏所記三月六日遣
良嗣與詔旨不同始存之馬擴茅齋自序宣和元年正
月呼延夔等齋到女眞文宇報與大遼講好不成已起
兵攻上京王師中遣其子壞同呼延慶赴闕見童貫論
事貫受密旨借倚外勢以謀復燕山乃差趙良嗣同王
壞持御筆使女眞始約夾攻大遼割還燕山故地以舊
所與契丹歲賂與之女眞許之復遣使錫敕敕董等還
赴闕擴所稱宣和元年當作二年綦續宋編年資治通
鑑宣和二年春二月女眞使同呼延慶持其國書來請
別遣使通好因遣趙良嗣往猶以買馬爲名其實約夾
攻契丹取燕雲舊地第面約不齋國書時女眞出師三

路攻遼國上京是夏良嗣等青牛山追及阿骨打遂從
至上京觀攻城不旋踵而破與阿骨打議約大抵以燕
本漢地欲夾攻契丹使女眞取中京大朝取燕京許之
遂議歲賜良嗣初許三十萬而卒與契丹舊數良嗣曰
燕京一帶則并西京是也阿骨打亦許之遂以手札付
良嗣約以女眞兵自平地松林趣古北口南朝兵自白
講夾攻不然郎難依已許之約仍遣使緣素國書略日大
金皇帝謹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蓋緣素昧末致禮容
酌以權宜交馳使傳趙良嗣等言燕京本是漢地若許
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交雖無國信諒不哀言若
將來貴朝不爲夾攻郎不依得已許爲定具形弊幅冀
諒鄙悰金使以九月至闕尋以馬政報聘國書略日大
宋皇帝謹致書於大金皇帝遠承信介特示函書致罰
契丹遜闕爲慰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誠意不
論義當如約已差童貫勅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
幣依與契丹舊數仍約毋聽契丹講和三朝北盟會編
宣和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丁酉呼延慶回到京師是日
入朝奏言女眞所言之事齋到女眞文字報與遣使大
遼講好不成已起兵攻上京王師中遣其子瓌同呼延
變赴闕見童貫議事三月六日丙午詔中奉大夫右文
殿修撰趙良嗣由登州往使忠訓郎王瓌副之議夾攻
契丹求燕地歲幣等是時童貫受密旨借倚外勢以謀
復燕詔趙良嗣王瓌充使副由登州以往用祖宗故事
以買馬爲名因約夾攻契丹取燕雲故地面約不書國

書唯付以御筆畢氏通鑑考異云馬廣茅齋自序云政
和八年父政過海至女眞所居來流河重和元年父入
國門宣和元年正月呼延慶等齋到女眞文字因復遣
良嗣今考之它書其年故誤蓋續所稱政和八年即重
和元年而所稱重和元年嘗作宣和元年所稱宣
和元年嘗作宣和二年也夾攻之約自二年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戶部尙書唐恪言汴渠之運自
去秋絕不至由王黼奪上供綱爲應奉之用今珍異
之物充於大臣之家而奉上者曾末十一上以論黼
黼取下卻司運數以進恪言是併應奉司綱在其中
屬戶部者十之一二詔恪罷知滁州祭九朝編年備
要恪上言曰國家定都於梁非有山河形勢以臨天
下也直仰汴渠之運以養百萬之師而綱運自去秋
絕不至將有匱乏之憂且以天下奉一人臣子不敢
憚今珍異之物充於大臣之家而奉上者曾末十一
是領天下之財爲國斂怨上以論黼黼取下卻司運
數以進且請治恪面護之罪恪復言黼所進卸運數
蓋并應奉司綱在其中屬戶部者十之一二耳詔恪
罷知滁州宋史本紀乙亥日唐恪罷通考卷二十二
引止齋陳氏曰宣和元年戶部尙書唐恪稽考諸路
上供錢物之數荊湖南路四十二萬三千二百二十
九貫匹兩利州路三萬二千五百一十八貫匹兩荊
湖北路四十二萬七千二百七十七貫匹兩夔州路
一十二萬三百八十九貫匹兩江南東路三百九十

二萬四百二十一貫四兩福建路七十二萬二千四百六十七貫匹兩京西路九萬六千三百五十一貫匹兩河北路一十七萬五千四百六十四貫匹兩廣西路九萬一千九百八十貫匹兩京東路一百九十七萬二千一百二十四貫匹兩廣南東路二十八萬八千三十貫匹兩陝西路一十五萬七百九十貫四兩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七萬六千九十八貫匹兩成都路四萬五千七百二十五貫匹兩潼川路五萬二千一百二十貫匹兩兩浙路四百四十三萬五千七百八十八貫匹兩淮南路一百一十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三貫匹兩而斛斗地雜科不與焉其取之民極矣

四月案錢大昕朔閏考四月辛未朔癸酉案十朝綱要癸酉同劉氏通鑑係之乙未女眞分三路出師趨上京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案趙良嗣燕雲奉使錄宣和二年春二月詔遣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假朝奉大夫由登州泛海使女眞忠訓郎王瓌副之以計議依祖宗朝故事買馬爲名因議約夾攻契丹取燕薊雲朔等舊漢州復歸於朝廷元奉密旨合面議別不曾齎文字前去三月二十六日自登州泛海由小謝駞碁末島碁子灘東城會口皮岡島四月十四日抵蘇州關下會女眞已出師分三路趨上京良嗣自咸州會於青牛山論令相臨引看攻上京城北遂與阿骨打相見於龍岡致議約之意大抵

以燕京一帶本是舊漢地欲相約夾攻契丹使女眞取中京本朝取燕京一帶阿骨打令譯者言云契丹無道我已殺敗應是契丹州域全是我家田地為感南朝皇帝好意及燕京本是漢地特許燕雲與南朝候三兩日便引兵去良嗣對云契丹無道運盡數窮南北夾攻不亡何待貴國兵馬去西京甚好自今日議約既定只是不可與契丹議講和阿骨打云自家既已通好契丹甚閒事怎生和得便來乞和須說與已共南朝約定與了燕京除是將燕京與南朝可以和也良嗣對今日說約既定雖未說盟誓天地鬼神實皆照臨不可改也會罷約入上京會契丹大內居室相與上馬並轡出西偏門入並馬乘之過五鑾宣攻等殿遂置酒於延和樓良嗣有詩云建國舊碑胡日暗與王故地野風乾回頭笑謂王公子騎馬隨軍上五鑾遂議歲賜良嗣許三十萬卻云契丹時燕雲不屬南朝猶自與五十萬今與了燕京如何止三十萬辨論久之卒許契丹舊數良嗣問阿骨打燕京一帶舊漢地漢州則并西京是也阿骨打云西京地本不要止為去拏阿适須索一到若拏了阿适也待與南朝又言平營本燕京地自是屬燕京地分高慶裔云今所讓者燕地也平灤自別是一路阿骨打云言約已定更不可改本國兵馬已定八月九日到西京使副到南朝便教起兵相應遂趣歸且言緣在軍不及遣使前去止以事目一紙付良嗣回約以女眞兵自平州松林趨古北口南朝兵自雄州趨白溝夾攻不如約則

難依已許之約以二百騎護送東遹鐵州遣人走馬追
及別有事商量請使副回相見良副回至女員所居阿
木火阿骨打言本約到西京以兵相應卻因馬牛楊死
且回候來年約日同舉惟恐失信故請使副回見高朴
云郎君們意思不肯將平州晝斷作燕京地分此以慶
裔所見如此須着一箭方便後來與粘罕議事論幾兩
朝議約既定務在明白須免異時計校粘罕問有之事
對以將來舉軍之後南兵不得過松亭古北論關至南
免致兩軍相見不捌分爭此最大事一也共他界界臨
時可以理會且先以古北松亭及平州東諭闕爲管此
其二也要約之後不可與契丹講和此三也西京南下
惟恐紡收提阿取道路所有蔚應朔三州最近於州界
將來挐兵欲先适此三州共餘西京歸化奉聖等好候
挐了阿适回日然後交割四也兩國方以義理通除將
來本朝取了燕京卻要係官錢物此無義理可便好去
五也事定之後當於諭闍之東置惟場六也粘罕除所
言都好但蔚應州爾恐阿适走去彼處候我家兵云到
日來商量所要係后錢物曾思量來也是不好使馬除
去粘罕兀室云我皇帝從上京到了必不與契丹待和
昨來再過上京把契丹墳墓宮室廟像一齊燒了講教
契丹隊了通和底公事而今契丹更有甚面目來圖和
也千萬必不通和只是使副到南朝奏知皇帝不告似
前番一般中閒裹斷絕了我亦曾聽得數年前童要將
兵到邊卻恁空回對以此探報傳言之誤若是實貫領

兵上邊便只恁休得郎君們亦莫輕信粘罕大喜云兩
家部如此郎甚好若要信到將來必不與契丹通和待
於四去底國書內寫著打毬射摒及所在宴飲必召同
集及令上京俘獲契丹哭王妃作舞獻酒謂良嗣曰此
界契丹兒媳且教與自家勸酒要見自家兩國歡好阿
骨打與良嗣把手酬酢曰契丹煞是國士被我殺散我
如令煞是大皇帝昨來是天要通和只爲不著兄字以
至領兵計伐自家南朝待通地生底國王皇帝有道
有德將來只恁地好相怎生齊不爭要做兄弟箇
事是天教做不恁後今日更箇恁大海便往來得
我從生來不會說空是差著燕京許與南朝便如
按自取得亦與南於以爲將以攻破上京俘獲壘
鐵使蘇壽吉來獻朝意質留副燕地割隸南朝以壽
吉本燕人故獻之其以十八以熱六人及京風逐
刀魚船于立等兵仍二議取亮等付良嗣中朝橙
通鑑二月趙良嗣級金議取並交右文因撰良
嗣同金使辭列曷如往贊謨雲遣西京還金烏
林答寶謨如遼金尊使遼使燕京冊交修至且
責其乞師於高麗主月所定書及烈如地議禮
金主旻不許遼以三人請其習泥字與本稱同
遣習泥烈往議金金怒計富聖二人慶復使成
惟飾盧詞以爲統主之以聞曰遼乃令世路軍
司治軍旅修器械師數以聞進兵月二遺日師
令料曷留兵一干具守鬧毋以餘兵來會於渾河議

遂絕

癸巳中書檢會奉御筆東嶌累幸蔡京第子孫等並合推恩八子十孫曾孫四人可並於寄祿官上轉行一官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五月案五月宋史本紀作庚子朔四史朔閏考同壬子趙良嗣王瓌等以四月甲申至薊州守臣高國寶追勞甚恭會阿骨打已出分三路趨上京以是月壬子會青牛山議所向翌日良嗣等至青牛山阿骨打令從軍每行數十里輒鳴角吹笛鞭馬疾馳比明行六百五十里至上京引良嗣觀攻城不旋踵而破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原注二月四日遣良嗣及瓌九月四日使回此金盟本末及華夷直筆〔案〕契丹國志夏金人攻破上京路祖州則太祖之天膳堂懷州則太宗德光之崇元殿慶州則望仙望聖神儀三殿并先破乾顯等州如凝神殿安元聖母殿木葉山之世祖殿諸陵并皇妣子弟影堂焚燒

略書發掘金銀珠玉所司郎以問蕭奏先皆押而不奏
後天祚雖知問及陵寢事奉先對以初雖侵犯元宮劫
掠諸物向擢列聖威靈不敢毀壞靈樞已經指擇有司
修葺巡護奉先迎合誕謾類皆加此遼國屬年因於用
兵應育諸州富民于弟自願進軍馬人獻鎮三千貫特
補進土出身諸番部富人進軍獻馬納粟出身官各有
差又因燕王言遼東失業飢民困路道路死者十之八
九有旨令中京燕雲平三路諸色人收養侯交年等第
推恩官爵之監至此而極陳桎通鑑五月金主晏侵遼
上京留守耶律撻不野以城降之金未自將攻遼以遼
使習泥列宋使趙良嗣從造降者馬乙持詔論城中使
速降遼守方獵於胡士白山閭金寨兵命耶律白斯不
等選精兵三千以濟師五月壬子金主至臨濆城中侍
御備因守甲寅金未命進攻且請習泥烈趙良嗣曰汝
可覲吾用兵以卜去就遂臨城督戰諸軍兹課而進自
且及已閣毋以庵下先登克共外城留守撻不野以城
降良剿等奉膳爲壽
旨猾萬歲余主乃還
續朱編年資治通鑑夏五月祭地案宋史本紀十朝
淵要俱丁巳日畢沅通鑑仍之東部事略甲子日玉
海卷九十四祭方澤宣和二年五月
十八日丁巳與宋史十朝綱要同
又布衣朱夢說上書論臣寺之權太重寶池州案祭
條錢圖山叢談本朝宦者之盛莫盛於宣和閒共源

流嘉祐元豐著於元祐而元豐時有李憲者則已節
制陝右諸將議臣如鄧中司稠甫力止其漸不可憲
遂用事矣至元祐又以垂簾者入故其徒得預闕政
機闕道廓廟且爭事名譽有陳衍者跡狀既露後又
撼太子太上懼多以郎中舊寶帶略之既稍止及親
政而竟毀之焉然勢已張若禁綱則具在也及崇甯
初上興魯公勿能戒於是閉寄班法因寢任事大觀
後遂有官至皇城使宵達者至引進客省矣至外廷
舊規餘風則猶尚存也時才大夫自蘇公輔而進恥
從此徒亦罕敢交通及政柳三四年蘇上自攬權網
政歸九重而後皆以御筆從事於是臣者乃出無復
自顧藉沮宗垂裕之模範遂盪然矣蓋自崇帑既蹤
元豐任李憲故事命童貫監王學軍下青唐後貫因
書攘取陝右兵權學公再從東南召復相而力過之
朝廷降詔差力劭察訪五路然過之不得更反折角
政和末遂寢領握莞櫝武柄主廟算而梁師成者則
半籌帷幄其事任數古轄政者一時宰相執政悉出
其門如中書門下徒奉行文書於是國家將相之任
文武二道咸歸此二人因公立黨伍甚於水火又當
是時御筆既行互相抵排都邑內外無所適從郡臣
有司大權得罪必得宦人領之則可人奏簇急有所
主故諸司務局爭奏乞中官提領是後大小百司上
下之權爭由闈寺外路則有廉訪使者或置承受官
於是天下一聽而紀律大案矣宣和之初暨中聞宦

人有至太保少保節度使正使承宣觀察者比比專
朝廷貴臣又皆由其門遂不復有廟堂士大夫始盡
向之朝班禁近咸更相指日此立里客也此木竊客
迆反以爲縈而爭趨羨之能自飭屬者無錢矣曾公
則居家悔歎每至嗾泣而上亦覺其難制始殺馮浩
又後王堯臣皆揚十承宣小李使皆死不明連封數
人然勢巳成未觀其益輩閣既懼思脫無術判愈
事燕游用盡上心冀免朝夕議者深憂且疑有蕭
精之變洪唐之事了在前俄禍自外來大敵適破
都人債洩立役至陷之血無遺餘矣凡此始殺自
非皇天擁祕壁酢不然勝竹哉故書其略如北又
云政和以還侍從大臣奴事諸瑞而取富賣其唱
始者首有下丞相黼吏師成戒盛尹尊事何忻宋
八室昇事王仍後又行王右軒安中亦事師成此最
彰著者宣邪以降則士大夫悉歸之內寺之門矣嗣
則呼帥成爲恩府先生每父事之安中在翰苑凡草
師成麻制必極力作爲好辭美句褒領功德時人謂
王內相梁師成啟事章則與忻捧樂而進昇對人呼
王仍爲王命又有劉翁者自小官任常貫幕始終與
之盡力後位至延康殿學士及都邑傾覆先宋齡人
金營既兩宮將播還翁聞之又知金欲用齡遂自經
而死獨能以忠節益前跡矣困學紀聞卷十五胡文
定言崇甯以來閣寺用王承宗故事而建節旄宗字
誠當云承休五代史蜀王衍以宦者王承休爲天雄

軍節度使翁元圻注云宋高宗即位胡文定上疏曰崇甯以來閹寺得志用王承宗故事而建節旄用李輔國故事而封王爵用田令孜故事而主兵權用龔澄樞故事而為師傅

六月案錢大昕朔閏考六月庚午朔戊寅太師魯國公神霄玉清萬壽宮使蔡京上章乞致仕御筆太師魯國公蔡京近年以來章數十上陳乞致仕自夏祭禮畢引疾告老又復十數親筆批論議復再四遣官宣押堅臥不起其詞激切確然不拔可依所乞守本官致仕依舊神霄玉清萬壽宮使在京賜第居住其恩禮給俸之屬及見被官吏人從等並依舊仍朝朔望今晚付翰林降制只令具熟狀進入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六月蔡京致仕仍朝朔望時京子攸翛絛孫行皆至大學士觀執政而倖尚帝女他至從者二十餘人尚方資予無虛日廝役皆至大官媵妾至封夫人然公論益不與而上厭之至是請老詔京致仕依舊神霄玉清萬壽觀使朱弁曲洧舊聞蔡京持祿固位能忍古今大

臣中少有比者自丙戌罷相則密求游從不肯去都城
末諭年果再入至庚寅又因星變去位臺諫論不已僕
能使在外任便居住京又欲留連南京閭張天覺除中
書侍郎乃皇遽東下於始蘇因朱沖內連貴人與
爲地撫問絡繹至壬辰春召還第聲鹽光寵邁於平昔
遠矣宣和王黼當軸勢少衰黼之徒恐不爲已利百
方欲去之然京終不去於是始遣童貫並令蔡攸同
往取表京以攸被旨京乃置酒留貫攸亦預焉京
以事出不意莫知所肯爲方行自留曰衰老宜去而
不忍遽乞身以上恩俱未此心二陳所知也時左右閭
京并呼攸爲公無不竊報其後公臣有當時去而不去
者往往遣使取表自京笑始輝清大雜志卷上徽宗嘗
出玉玉危以示輔曰曰用此波大宴恐人以爲太
華京臣昔使虜見玉玉蓋皆於晉時物指以示臣
謂南無此今用之壽盤理無石徽宗曰先帝作一
小臺數尺上封事甚於朕甚嫌之此器已就久矣
瞿人復與京曰專當衆理人嘉不足郵也陛下當
享天之養區區玉何於道哉言不能納忠大率如
此京姦固位屢被而足去王其不忌之百方欲其
去乃旨遣童貫偕子不往取黼切以攸被詔同至
乃置留貫攸預京京事出表京一時失措酒行
自陳京衰老亦去不遽乞不意以上恩未報此
公知也時宜右閒呼其身者公莫不竊笑欲
去宰輔取表自左始張邪基鑒雅漫鋒卷二范致虛謙

叔與蔡元長相從久處閒散宣和初自唐州方城召還提舉寶籙宮未幾執政時元長以五日一造朝居西第適與謙叔釋憾一日觴於西園主禮勤渥元長作詩見意云一日移朝四日閒荒園薄酒願交驩三峯崛起無平地二派爭流有激湍極目榛蕪惟野蔓忘機魚鳥自波瀾滿船載得圭璋重更掬珠璣洗眼看三峯二派雖皆園中景蓋有徹而云時罷政未久王黼與梁師成勢方盛也陳桱通鑑京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為讐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為診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卿辭去客竊領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邪此兒欲以為吾疾而罷我耳閱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仍朝朔望

乙酉詔罷諸路方田先是中年縣民訴方田不均凡四百戶指教官莫擬冒賞升方量官提舉司送轉運司體量究故有是詔

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八案東都事略王黼傳蔡京既致仕黼於是悉反其所為奏罷方田汰堂吏毀辟雍及醫算學罷橫行遷郡奉入之半併會要六典等局諸路茶鹽鈔法不復比較上戶科配一切罷之當時聲稱翕然通考卷五田賦考宣和元年臣僚言方田以均天下之稅神考良法陛下推行

今十年告成者六路可謂緩而不迫矣御史臺受訴乃有二百餘畝方為二十畝者有二頃九十六畝方為七十畝者虔州之瑞金是也有租稅一十三錢而增至二貫二百者有租稅二十七錢則增至一貫四百五十者虔之會昌是也蓋方量官憚於跋屢並不躬親而行續抑峯驗定土色一任之背吏望詔常平使者密行檢察若未按舉它時有訴不平則明加貶黜改正詔令諸路提刑司體問二年詔罷耆路方田又詔自令諸司得毋起請方田請路未方田縣分尸方遣賦役不以有無訴論悉如舊額輸稅民因方田而逃移歸業者通欠並放宋史本紀僅載元年八月戊寅詔諸路未方田處並方量均定租課而失載羅方田事惟食貨志所載與考略同又陳標通鏟三年二月罷方田尤與此年月俱異

甲午詔禮制局製造所等各支過料錢物數浩瀚可並限一月結絕紀事本末百三十四卷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復元豐保甲舊制案十朝綱要六月癸未御筆諸路保甲並依元豐舊制京東西路並罷凡朝編年備要罷京東西保甲餘路並依元豐舊制宋史本紀六月辛巳詔自今循改元豐法制論以大不恭兵志宣和元年詔提舉保甲督察州縣都保不加令者限一月改正每歲以改正多寡為殿最

二年詔諸路保甲法並遵依元豐舊制京東京西路竝罷三年詔先帝若稽成周制保伍之法自五家相比推而達之二十五家爲一大保二百五十家爲一部保保各有長部各有正正各有副使之相保相愛以察姦慝故有所行諸自外來者同保互告使各相知行止不明者聽送所屬保內盜賊畫時集捕知而不糾又論如律所以糾禁幾察纖悉俱備奇邪寇盜何所容迹訪聞法行既久州縣玩習弛廢保丁開收既不以實保長役使又不以時如修鼓鋪飾紛壁守敗船治道路給夫役催稅賦之類科率斂擾不一遂使寇盜奇邪無復糾察良法美意浸成虛文可令尚書省於諸路提點刑獄或提舉常平官內每路選委一員令專一督責逐縣令佐將係籍人丁開收取實選擇保正長各更替如法使鈐東保丁遞相覺察毋得舍亡賴作過等人遇行盜賊畫時追捕若有過致藏匿者許諸人告首仍具條揭示

七月案十朝綱要作七月己亥朔四史朔閏考同辛丑回女眞所居阿骨打易國書約來年同舉黏罕兀室曰使副至南朝奏皇帝勿如前時中絕也留良嗣飲食數日及令契丹吳王妃歌舞妃初配吳王天祚私納之復與其下通遂囚於上

京女眞破上京得之謂良嗣曰此契丹兒婦也今作奴婢爲使人懽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案〕此與上五月壬子紀日事不甚聯貫必其上有脫文也事詳燕雲奉使錄四月癸酉注可參考

甲辰命女眞錫剌曷魯勃堇爲大使渤海大迪隨爲副使幷人從二十餘人持其國書來其書云云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案〕三朝北盟會編七月十八日丙辰金人差女眞斯剌習魯充回使渤海高隨大迪烏副之持其國書來許燕地金人國書云七月十八日大金皇帝謹致書於大宋皇帝門下隔於素昧末相致於禮容尉以權宜在交馳於使傳其計成於大事盡備露於信華昭因契丹皇帝重遭敢刎竟被奔飛京邑立收人民坐獲告知備禮冊上爲兄理有未敦斥令更飾不自惟度尚有誇淹致親領甲兵恭行順伐途次有差到朝奉大夫趙良尉忠詔郎王壞等奏言奉御筆據燕京並所管州城元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交可往計議雖無國信諒不妄言已許上件所謀燕地並所管漢民外據諸邑及當朝舉兵之後皆散到彼處餘人戶不在許數至如契丹請和聽命無違必不應允若是將來舉軍貴朝不爲夾攻不能依得已許爲定從於上京已曾遣回

轉赴燕路復爲敵人遠背擊畜多疲已還士馬再命使
人用報前由郎日據捉到上京鹽鐵使蘇壽吉留守同
知王民欲推官趙拱等俱貫燕城內擿蘇壽吉先行付
去請發圖書備言銀絹依準與契丹數目設交仍置權
場及取前人家屬并餘二員郎當依應具形繳幅冀亮
遐悰令屬秋劄善綴多福有少禮物具諸別錄令差李
壟斯剌習督充使大適烏高隨充副
同回前去專奉書拔擧不宣謹白

已未詔先帝董正治官太醫局置丞教授立學生員額
成憲具存今醫局之外復建醫學旣違元豐舊制舍選
之法本示教養今又醫學賜第之後盡官州縣不復責
以醫術平昔考選遂成虛文在京醫學可並罷應醫學
三舍生舊係內外學籍願入學者上內舍並特令於見
醫學舍額上降一舍外舍許通理醫學校定入學令禮
部國子監限五日條奏具聞奏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五（案）兩奏字疑衍一宋史
本紀是日罷醫算學八月庚辰詔減定醫官額十朝綱
要七月己亥朔詔武學及小學給食依元豐法醫學依

政和法類試己未詔罷在京醫學並算學八月庚辰詔醫官郎以三十員大夫以二十員醫效至伺候以三百人爲額玉海卷百十二大觀三年十一月算學尊黃帝爲先師風后等配饗商巫咸至周王朴七十人從祀四年三月日詔四學併入太醫局太史局翰林書藝圖畫局政和三年復置算學至是罷容齋隨筆卷十六神宗董正治官立醫官額止於四員及宣和中自和安大夫至翰林醫官凡一百十七人直局至祗候凡九百七十九人冗濫如此三年五月始詔大夫以二十員郎以三十員醫效至祗候以三百人爲額而額外人免改正但不許作官戶見帶遙郡人並依元豐舊制然竟不能循守也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秋七月詔文臣非邊防勿起復（案）宋史本紀十朝綱要俱係壬子日

八月（案）十朝綱要作八月己巳朔四史朔閏考同

癸未詔禮制局製造等官併罷

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案）宋史本紀六月甲午罷禮制局并修書五十八所據此則六月甲午但詔以結絕料錢物穀至是始罷之也陳薛通鑑六月丁亥罷禮制及它局五十八所尤與諸書月日不同容齋隨筆卷十三國朝會要自元豐三百卷之後至崇甯政和間復置局修纂宣和初王黼秉政罷修書五十八所時會要已進一百十卷餘四百卷亦成但局中欲節次覲賞故未及上既有是命局官以謂若朝廷許立限了畢

不過三兩月可以投進而編務悉矯蔡京所爲故一切罷之官吏既散文書皆爲棄物矣

九月（案）錢大昕朔閏考九月己亥朔壬寅金國遣錫刺曷魯大迪烏高隨來詔衛尉少卿董耘館之止作新羅人使引見後三日對於崇政殿上臨軒刺曷魯等捧書而進禮畢而退初趙良嗣在上京出御筆與阿骨打議約以燕京一帶本漢舊地約夾攻契丹取之阿骨打命譯者曰契丹無道其土疆皆我有尙何言顧南朝方通歡且燕京皆漢地當特與南朝良嗣曰今日約定不可與契丹復和也阿骨打曰有如契丹乞和亦須以燕京與爾家方許和遂議歲賜良嗣初許三十萬辨論久之卒與契丹舊數良嗣問阿骨打比議燕京一帶舊漢地漢地則並西京是也阿骨打曰西京我安用止爲拏阿适須一臨耳阿

适天祚小字也事竟亦與汝家艮嗣又言平營本燕京地高慶裔曰平灤非一路阿骨打曰此不須議又曰吾軍已行九月至西京汝等到南朝請發兵相應以手札付艮嗣等曰約以女眞兵徑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南朝兵自雄州趨白溝夾攻不如約卽難依已許之約阿骨打至松林會大暑馬牛疫遽還遣驛追艮嗣已過鐵州且登舟矣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案)三朝北盟會編九月四日壬寅趙艮嗣引習魯等入國門錫宴於顯靜寺衞尉少卿董耘押筵館於同文館七月乙巳止作新羅人使引見人見於崇政殿上臨軒引習魯等捧國書以進見訖而退八月丙午錫宴於童貫府弟是日論習魯等今來所約惟是貴國兵馬早到西京最爲大事習魯等對以如一切約定本國兵馬必不失信又詔引習魯等以下三節人從往相國寺及龍德太乙宮燒香

御筆給地牧馬議者本以蕃息國馬爲言今諸路倒失率以千計自行法至今卽無中到出駒匹數歲

縻濫費既以浩瀚馬戶輒竭租稅科差政賦役日益不均因緣騷擾為害不一所有政和二年十二月已後給地牧馬條法可更不施行民戶見養官馬令樞密院相度拘收支填見今闕馬禁軍仍令逐路守臣兵官專一鈐束如法餵養應租佃牧地及置監去處並如舊制內牧地先問舊佃人如不願佃即令見佃人依舊法租佃又不願即依條別召人承佃應合措置事件令逐路提刑司措置以聞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八原注詔旨蔡條馬政篇國朝馬政始有監牧熙甯末臣僚乃議廢之於是詔盡廢監猶留沙苑一監其牧田騷民租佃及後數用兵馬少元豐末有保馬者自官戶強配出馬故大撥元祐乃罷之其後馬政益不修崇觀閉育給地牧馬於陝右末久復止政和二年降詔力行之先於鐵東西河朔以舊牧馬地募人給養然後依次推行諸路其制以係官逃田若天荒凡二頃養至三四頃度高下肥磽募貧民受田仍除其一頃稅令牧馬一匹牝則三歲限一駒牧馬五年則詣官再易馬牧其後畫括

澤潞纖西山東河朝等處用因陝右布蕃羌名馬以分
給之其始頗援人以爲言齊公力自於上豈不郊援頓
聽臣行之與久百姓始析悅蓋田一頃驛一馬有餘頃
故力耕皆爲良法田則家用饒足然官未賞有芻秣吏
卒之費也政和後牧馬至八萬餘匹其後益盛至九蕩
未巳宜和初羣小用事始用馬以秋冬歲一呈提刑司
小民勁有勞費因設其令分遠近二三歲一呈則又日
部縣官皆擇取良馬籍乘之上尤切齒數以爲言魯公
執日馬不使之習知卿轡顧安用哉大爲之防足矣不
聽二年魯公罷羣小爭言給地爲非於是詔牧馬盡給
賜童貫及遣之陝右使補諸軍之閼馬者凡九萬餘匹
既不之恤道鑒者十八九其貲羣關與一二倖臣利其
田爾遂盡妝民田以賜諸苑圖及道觀若後苑八作書
藝局民蔌擷芳閱上清貲錄宮能德太乙宮佑神觀皆
給千頃戎八百頃他苑圖宮觀亦不下三五百頃始時
多荒將地貧民力耕既久皆爲上賸一旦失業遠逝成
苦之然祖宗監牧又久廢羅其後北事輿郭藥師在燕
山須馬而國家無監牧與給地牧馬且廢久乃又盡括
河南諸軍馬及諸處係官馬以綱發去聽其揀擇取之
於是中國馬政括地焉及宣和末車變浸危陰郊金人
將拔盟始悟關馬俏民時領稱府亦悔前日預有短毀
乃奏自復推行給地牧馬事時既無馬以與民又不得
元田歹有其意而郡縣間亦强民使出馬以牧徒虛文
終不克就未久金人至闕倉卒遂不能得馬詔盡括內

外公私馬又取於在都馬軍不及二萬病弱在焉且復
援小閣梁方平等使領兵扼大河於濟州至則大敗馬
復盡焉靖康之初後進書生不知始末至買然給地牧
馬民間雖養以充數無復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爲敵人
得此大繆矣案宋史兵志蔡京既罷政新用事者更言
其不便宣和二年詔罷政和二年以來給地牧馬條令
收見馬以給軍應牧田及置監處並如舊制又復東平
監凡諸監興罷不一而沙苑監獨不廢自給地牧馬之
法罷三年而復行時牧田已多所給占乃詔見管及已
拘收如官司輒復請占者以違制論六年又詔立賞格
應牧馬通一路及三千匹州通縣及一千縣及三百其
提點刑獄守令各遷一官倍者更減磨勘年於是諸路
應募牧馬者爲戶八萬七千六百有奇爲馬二萬三千
五百既推賞加上詔而兵部長貳亦以兼總八萬馬政
遷官然北方有事而馬政亦急矣通考卷一百六十兵
考宣和二年手詔曰給地牧馬議者本以蕃息國馬爲
言令損失動以千計而自法行至今皆無出騎之數歲
麋激賞輒蠲租稅科調而賦斂日以不均爲害之一其
罷政和二年以來給地牧馬條令收見馬以給軍應牧
馬及置監處並如舊制於是又復東平監凡請監興罷
不一而沙苑監獨不廢自給地牧馬之法既罷三年而
復行時牧田已多所給占乃詔見管及已拘收牧田如
官司輒復請占者以違御筆論雖奉御筆者皆許執奏
六年又詔立賞格應養馬通一路及三千匹州通縣及

丙辰詔遣武義大夫登州鈐轄馬政借武顯大夫文州團練使聘金國是日錫刺曷魯等入辭於崇政殿錫宴

一千縣及三百其提點刑獄守令各遷一官倍之者更減磨勘年於是諸路應募牧馬者爲戶八萬七千六百有奇爲馬二萬三千五百既推賞如上詔而兵部長貳亦以兼總八路馬政遷官然北方用兵而馬政益急矣蔡條國史補政和二年詔於京東西河北以舊牧地募人牧馬以次推行於諸路其制以在官逃田若天荒凡三頭至三四頃度高下肥磽而授之編其一頃之賦而牧一馬北則三年而出一駒牧五年者諸官再易馬盡括澤潞京西山東河北等田郎陝右軍蕃羌馬一分給之督公既罷於是詔以所牧馬盡給賜童貫及補陝右諸軍之嗣馬者凡九萬餘匹既不加恤道斃者十八九遂蓋收田以賜諸苑圍及道宮若後苑八作書藝局艮嶽擷芳置上清寶籙宮龍遠太乙宮佑神數各一千或八百頭他以差給惕其後北事興郭藥師在藝山乃盡發河北諸軍及係官馬聽其所擇而國馬盡矣宣和末金人自寒盟始悟闕馬乃復給地牧馬飼無馬以給民又不得元田州縣强民出馬以牧取文具而已屬金人至闕詔盡括內外馬及取於在京騎軍不及二萬且授內臣梁方平抵大河於滑州至則大敗馬復殲焉

於顯靜寺命趙良嗣押宴王瓌送伴[案畢氏通鑑瓌送伴作伴送瓌誤]馬政持國書及事目隨曷魯等行書曰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大金皇帝[案北盟會編有闕下二字]遠承信介特[案畢氏通鑑作持]示函書具聆啟處之詳殊副瞻懷之素契丹逆天賊義干紀亂常肆害忠良恣為暴虐知夙嚴於軍旅用綏集於人民致罰有詞逖聞為慰[案闕元誤開據北盟會編畢氏通鑑改正]今者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念彼羣黎舊為赤子既久淪於塗炭思永靖於方隅[案永原誤承據北盟會編畢通鑑改正]誠意不渝[案渝原誤淪據北盟會編畢通鑑改正]義當如約已差太傅知樞密院事童貫勒[案勒北盟會編作領]兵相應使回請示舉軍的日以遷[案北盟會編有進兵二字]夾攻所有五代以後陷沒[案陷沒北盟會編作所陷]幽薊等州舊漢地及漢民并居庸古北松亭榆關已議收

復所有兵馬彼此不得案北盟會編有侵越二字過關外據諸色人到
案諸色人北盟會編作諸邑及貴朝舉兵之後背散案背散北盟會編作皆散到
彼餘處人戶不在收留案北盟會編作後之數絹銀案北盟會編作銀絹
依與契丹數目歲交仍置榷場計議之後契丹請和聽
命各無允從案此書未完北盟會編又云蘇壽吉家屬并餘二員請依應津遣候當秋杪益介熙
純今差武顯大夫文州團練使馬政同差來使副還朝外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別降樞密院劄目付馬政差馬政之子擴從行事目曰
案北盟會編事目樞密院奉聖旨已差馬政同來使齎書往大金國所有到日合行體會議約事節若不具錄
處彼別無據憑今開列於後一昨趙良嗣等到上京計議燕京所統
州城案所統州城北盟會編作一帶州城自是包括西京在內面得大金
皇帝旨揮言吾本不須西京止為就彼挐阿适案北盟會編阿
适天祚小字將來悉與南朝趙良嗣又言欲先取蔚應朔三

州乃言候再三整會案再三整會北盟會編作再來理會今國書內所言五代以後陷沒案陷沒北盟會編作所陷幽薊等舊漢地及漢民卽是幽案北盟會編無幽字薊涿易檀順營平山後雲寰案北盟會編作環應朔蔚媯儒新武皆漢地也內雲州改爲西京新州改爲奉勝案北盟會編作奉聖州武案州武北盟會編作武州改爲歸化州除山前已定外其西京歸化州奉勝媯儒等州恐妨大金夾攻道路案北盟會編大金下有兵馬二字道路作來路下又有云當朝未去收復其蔚應朔三州正係兩朝夾攻之處候將來師還計議蔚應朔三州則正兩朝出兵夾攻之地今議先次取復案取復北盟會編作收復又云其西京歸化奉聖媯儒等州候將來大金國兵馬回歸之後當朝收復一今案原誤一金據北盟會編作一今來改一今國書內已盡許舊日所與契丹五十萬銀絹之數本謂五代以後陷沒案北盟會編作所陷幽薊一帶舊漢地及漢民案及漢民

以下北盟會編作所以言幽薊一帶便知西京亦在內地不如此則怎生肯與許多銀絹一今來所約應期夾攻最爲大事須是大金兵馬到方是京大宋兵馬便應自燕京并應朔州人馬去也兵馬如此則到西京夾攻及應得今來相約出若將來大金兵馬不到西京便是失約即不能依得兮夾已定交字也且是早到西京以便應夾攻其馬政回於國書內分明示及舉軍的確到西京月日齊憑相應右劄付馬政候到日執據上件語言事節一一開說如應回書此聖旨文字並逐節照會相約不管落未信憑出庶早回歸準此繳申無致留滯者濕仍取的確回書早回歸準此繳申無致留滯者

郎并西京在內不然安得許與銀絹如是之多一今所約應期夾攻須大金軍至西京大宋軍至燕京應朔以入如此方應今來之約其馬政回於國書內明示的至西京月日齎案原誤貴據北盟會編改正憑相應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原注此據金盟本末及華夷直筆如趙良嗣押宴則以詔旨增入金盟本末及華夷直筆二書并詔旨蓋因趙良嗣奉使總錄也實錄云錫制曷魯等辭於崇政殿命武義大夫登州兵馬鈐轄馬政報聘攻子擴從五代史晉紀天福五年十一月以幽涿薊檀順瀛漠朔雲應新媯儒武寰州人於契丹西夷附錄云自唐末幽薊割據戍兵廢散契

丹因得出陷平營案此條原誤在七月甲辰後事今據北盟會編作九月改正薛應旂通鑑又誤係八月北盟會編云九月十八日丙辰習魯等入辭於崇政殿如朝見之儀二十日戊午習魯等出國門錫宴於顯靜寺良騎抑莛王褒充送伴差登州兵馬鈐轄武義大夫馬政持國書及事目隨習魯等前去報聘約期夾攻求山後地許歲幣等事左僕射王黼其議回答國書信再差馬政隨習魯等過海仍求制還山後雲中府地土差承節郎西京北路武士教諭馬擴隨父行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燕童貫第案原係七月今據九朝編年備要係九月馬政使金後十朝綱要係九月

丙午攷歸此又北盟會編九月八日

丙午錫宴於童貫府第已詳載於前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一　新昌陳　譔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一

徽宗

宣和二年十月（案續資治通鑑宋史本紀十朝綱要竝十月係戊辰朔四史朔閏考同）己巳尚書省言契勘州縣武學已罷外願入京武學人乞依元豐法試補入學舉試人舊制係與武舉外舍人類試取一百人同上舍生發解緣科舉已罷今此倣新舊法令尚書省於大比前二年春季檢舉降敕下兵部依元豐法奏舉其被舉人限當年冬季到闕與免試補試入學充外舍生依與校定人赴次年公試其考選升補推恩並依大觀武學法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案宋史選舉志云尚書省言州縣武學既罷有願隸京城武學者請用元豐法補試舊制不入學既而從保舉以試者附試武學外舍通取一百人皆上舍生發解今既罷科舉請依元豐法奏舉歲終集闕下免試補外舍生赴次年公試其奏選升補推

恩依大觀法十朝綱要
癸未罷諸路武士教諭

癸巳詔僧尼昨改德士女德日有未曾批改度牒人特與放罪許依近降指揮改換新式度牒詔外路僧尼復用鐃鈸令於在京官司收買紀事本末百二十七卷

丁酉睦州青谿縣有洞曰幫源廣深約四十餘里羣不逞往往聚藁其閒方臘者因以妖賊誘之凶黨稍集是月丙子殺里正方有常縱火大掠還處幫源遣其黨四出侵擾鼓扇星雲神怪之說以眩惑眾聽從之幾萬人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宋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方臘反睦州青谿縣有洞曰幫源廣四十里羣不逞往往囊棄其閒臘家有漆園時造作局多科須而兩浙苦花石禍之擾臘以妖術誘之數日之閒嘯衆至數萬人遂以誅朱勔爲名縱火大掠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賊敗死遂陷睦州殺官兵千人於是壽昌分水桐廬等縣皆爲賊所據僭號改元永樂初臘之亂王黼方鋪張太平惡聞有外寇至且峻責浙西提刑張苑勿張皇生事賊遂不

可制季連昭數州上大恐始達譚稱討之積逗留不進
至三年正月賊入杭乃改譚穫為兩浙制置使以童貫
為江浙淮南宣撫討方臘時北征事起陝西勁兵多聚
肇下盡發以往上徽行送之握貫手日東南事盡付放
有不得已者竟以御肇行之四月童貫與王梟劉鎮兩
路軍馬約會於睦欽門包幫源洞褒表褒夾攻至是領
與楊可世馬公直率勁騎奪賊門領平旦入洞賊二十
餘萬抗拒轉戕至晚大敗火其屋萬閻梟斬賊五千餘
級鎮亦如之擒方臘並其親厲偽相侯王共三十九人
奏捷於朝臘破六州五十二縣殺平民一百餘萬王師
自出至凱旋凡四百五十日臘至八月始伏誅尋赦江
浙淮南等路改睦州欽二州為嚴州徽州方勺青谿寇執
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谿縣竭村居入方臘託左道以
戡眾知縣事承議郎陳光不即鄉治黨自號聖公改元
永樂置偏禪將以巾飾為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甲
冑推以鬼神詭祕事相賜搖數日聚惡少千餘焚民居
掠金帛于女提黠刑獄張苑通判州事葉居中不能招
致欲書殺乃已故將得胥虜頁民為兵旬日有眾數萬
十一月二十九日將領蔡遵與戰於息坑死之遂陷青
谿縣又云始唐承徽四年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
住皇帝娶州剌史崔義元平之故梓相相傳有天子基
萬年樓方嚴因得懇藉以起又以沙門賣詰識記誘或
愚民而貧窮遊手之徒相乘為亂青谿為睦大邑梓桐
幫源等號山谷幽辟處東北趨睦西近歙民物業庶有

漆楮林木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江浙地勢迂險城一
且焚蕩無一存者羣黨據險以守因謂之洞而浙人安
習太平不識兵革一聞金鼓聲則斂手聽命不遲小民
往往反為賊鄉導劫富室殺官吏士人以徼利渠魁未
授首開所掠婦女自洞逃出保而稚經於林中者由蕩
昂搯樹嶺一帶凡入十五里九村山谷相望不知其數
又云初方臘生而數有妖異一日臨谿巖影自見其冠
殿郊王者由此自負遂託左道以竊眾縣境梓桐幫源
蕩侗皆落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松杉之饒商
賈輸淺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會
花石綱之擾遂因民不忍陰取貧乏游手之徒賑卹結
納之眾心既歸乃椎牛釀酒召惡少之尤者百餘人會
飲酒數行臘起曰天下國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織
終歲勞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蕩之稍不如意則
鞭笞酷虐至死弗卹於汝甘乎皆曰不能臘曰靡蕩之
餘又悉舉而奉之仇讎仇讎賴我之資益以富賞反見
侵侮則使子弟應之子弟力弗能支則譴責無所不至
然歲奉仇讎之物初不以侵侮廢也於汝甘乎皆曰安
有此理臘涕泣曰今賦役繁重官吏侵漁農桑不足以
供應吾儕所賴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無錙銖
遺夫天生蒸民樹之司牧本以養民也乃暴虐如是天
人之心能無慍乎且聲色狗馬土木禱祠甲兵花石糜
費之外歲賂西北二國銀絹以百萬計皆吾東南赤子
膏血也二國得此益輕中國歲歲侵擾不已朝廷奉之

不敢廢幸相以爲安邊之長策也獨吾民終歲勤勤妻
子東餧求一日飽食不可得諸君以爲何如皆憤憤曰
淮命臟日三十年來元老舊臣敗死殆盡富軸者皆謹
敵邪佞之徒但知以督色士木淫蠢上心耳朝廷大政
事一切弗郵也在外監司牧守亦皆貧鄙成風不以地
方爲意東南之民苦於剝削久矣近歲花石之擾尤所
弗堪諸君若能仗義而起四方必聞風響應旬日之聞
萬衆可集守臣聞之固將招祿商議未便中奏我以計
靡之延滯一兩月江南列郡可一鼓下也朝廷得報亦
未能決策發兵計其遷述集議亦須月餘調習兵食非
半年不可是我起兵已首尾期月矣此時富已大定無
足慮也況西北二國歲幣百萬朝廷軍國釋費千萬多
出東南我既據有江表必將黠取於中原中原不堪必
生內變二國聞之亦將乘機而人腹背受敵雖有伊呂
不能爲之謀也我但盡江而守轄徐薄賊以覓民力四
方孰不欲社來朝十年之聞終當混一矣不然徒死於
貪吏耳諸君其籌之皆日善遂部署其衆千餘人以誅
朱動爲名見官吏公使人皆殺之民方苦於侵邁果所
在響應數日有衆十萬遂連陷郡縣數十衆殆百萬四
方大賣時朝廷方約女員夾攻契丹取燕雲地兵食皆
已調習待命適聞臘起遂以童貫爲江淮荊浙宣撫使
移師南下織不虞如是速也貫至蘇州始承詔罷造作
局及御前綱運并木石采色等場前至秀州果敗賊鋒
追至幫源洞賊倘二十餘萬貞官軍力職而敗探兼嚴

穴爲三窟諸將莫知所人韓蘄王世忠時爲王淵裨將
潛行谿谷問野婦得徑郎挺身直前度險數重搏其穴
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遂併取賜妻子符印及方肥等
其蘂皆遺前後所脫人命數百萬江南由是淵察不復
昔日之十一矣迨建炎南渡數經費多端愈益窮困不可
復支向非獵之耗亂江淮二浙公私充實兩渡後或可
譜爲恢復之資亦未可知也噎臘之耗亂可哀也已然
所以致是者誰敗又云與荣事魔法禁甚嚴有犯者家
人雖不知情亦流遠方財彥牛給告人餘皆沒官而近
詩事者益叕始自福建起流至温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臘
之亂其徒處處相媥而起聞其法斷葷酒不事神佛祖
先不曾貧客死則祖葬方斂盡飾衣冠其從使二人坐
於尸旁其一問日來時有冠否則答日無遂去其冠衣
問衣履遂亦去之以至於紫乃日來時何有日有包衣
則以布囊盛尸焉云事後至富小人無識不知絕酒肉
燕祭學葬自能積財也又始投其黨有甚貧者眾率財
以勤積微以至於小康矣凡出人經過不必相識黨人
皆館穀焉凡物用之無間謂爲一家故有無礙被之說
以是誘戢其眾其魁謂之魔王右者謂之魔母各有誘
化旦望人出四十九錢於魔公處燒香魔母則聚所得
緒幾以時納於魔王歲獲不貴云亦誦金剛經取以色
見我爲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爲貢佛其說不
經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則以無字連上句大抵多如
此解釋俗訛以魔爲麻謂其魁爲麻黃或云易魔王之

名也其初授法設誓甚重然以張角爲祖雖死於湯鑊終不敢言角字傳言何執中守官台州州獲事魔之人勤鞫久不能得或云何處州龍泉人其鄉邑多有事者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窮究何以維物百數問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置一羊角其閑餘皆名之至角則不言遂決其獄如不事祖先喪葬之類已害風俗而又謂人生爲苦苦殺之是救其苦也謂之度人度人多者則可成佛故結集既眾乘亂而起日嗜殺人最爲大害尤僧惡釋氏蓋以不殺與之爲戾耳但禁令太嚴罕有告者株連既廣又當籍沒全家潰放與死爲等必協力同心以舉官吏州縣憚之率不故按反致增多也讀史方奧紀要威平洞縣西七十里一名青谿洞一名幫源洞宋宣和二年賊方臘據此作亂連昭州郡三年韓世忠擊敗之賊深據叢屋爲三窟諸將莫知所人世忠潛行谿洞問挺身擄其穴擒贓以出賊平改令名相近爲梓桐洞今日梓椅鄉宋史清谿縣境有梓桐幫源諸洞皆落山谷幽險處方臘據以作亂又云重坑山在縣東八十里山有二坑或云郎息坑也宋宣和初方臘作亂兩浙將蔡遵等討之敗死於息坑郎此

十月宋馬政等遂來流河虜帳前留月餘議論不決虜以朝廷欲全還山前後故地故民意皆疑吝以南朝無

兵武之備止以己與契丹銀絹坐邀漢地且北朝所以雄盛之邁古者緣得漢地燕人今一旦割還南朝不惟國勢微削兼退守五關之北無以臨制南方坐受其敝若我將來滅契丹盡有其地則南朝何敢不奉我幣帛不厚我權盟設若我欲南拓土疆彼以何力拒我又何必跨海講好俟平契丹仍據燕地與宋為鄰至時以兵壓境更南展提封有何不可徐議未遲惟黏罕云南朝四面被邊若無兵力安能立國彊大如此未可輕之當且更圖少留人使阿骨打遂將馬擴遠行射獵每晨阿骨打坐一虎皮雪上縱騎打圍嘗曰此吾國中最樂事也既還令諸酋具飲食遮邀南使十餘日始草國書差大使曷魯副使大迪烏與馬政等來回聘書中大略云

前日趙良嗣等回許燕京東路州鎮已載國書若不夾攻應難已許今若更欲西京請就便計度收取若果難意爲報示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原注〕此據金盟本末及華夷直筆蓋此二書皆因馬擴自序稍刪潤之封氏編年同此也以十一月末爲十月二十九日丙申既有約日恐封氏得之令改十一月末作十月末仍並附初遣時趙良嗣總錄亦云十一月當考

阿骨打與馬政等議論初不認事目內已許西京之語且言平灤營三州不係新營〔案〕不係新營北盟會編作不係燕京所管政等不能對或謂趙良嗣鄉云阿骨打已許西京蓋良嗣首誑朝廷實爲禍本云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原注〕趙良嗣奉使總錄云十一月馬政至女眞以書授之及出事目阿骨打不認所許西京之語且言平灤營三州不係燕京所管政不知元初傳言之詳及平州元係燕地對以唯女眞初欲絕好然亦欲自通於中國乃遣曷魯大使烏賚國書與政皆來接良嗣所稱阿骨打不認西京之語即此可見良嗣爲姦也不知詔旨等何故不表而出之今追見此〔案〕畢氏通鑑考異云趙良嗣金主已許西京等語出其所自撰奉使總錄

而金盟本末及詔旨諸書皆取之李燾因采入長編今金主不認此語豈果彼之食言乎或云此良嗣實爲裔以附上致事妄求爲國家之禍本也此說得之治迹統類九月女眞使至議與中國分地及歲賜十月馬政等達金主阿骨打帳前議久不決云云北盟會編十一月二十九日丙寅馬政至女眞以國書授之及出事目示之阿骨打不認所許西京之語且言平灤營三州不係燕京所管故不知元傳言之詳及平州元係燕地但對以坐唯遂留之帳前月餘議論不決女眞以朝廷欲全還山前山後故地故民意皆疑吝以爲南朝無兵武之構止以已與契丹銀絹坐邀漢地且北朝所以雄盛過古者緣得漢地漢民也今一旦割還南朝不惟國勢徽刪兼退守五關之地以臨制南方坐受其敝若我將來減契丹盡有其地則南割何敢不奉我辭帛不厚我歡盟設若我欲南拓土疆彼以何力拒我又何必跨海講好在我使平契丹仍據燕地與宋爲鄰至時以兵壓境更展提封又何不可徐議未遲惟黏罕云南朝四面彼邊若無兵力安能立國彊大如此未可輕之當且良圖少留人使不妨阿骨打遂將馬擴隨行射獵馬擴茅齋自序曰阿骨打一日集衆酋豪出荒漢打圍射獵粘罕與某竝嚮令譯者相謂曰我聞南朝人止會文章不會武藝果如何某答以南朝大國文武常分兩階然而武有兼深文墨文有情曉兵務者初不一槃言也粘罕云聞敎諭兵書及第莫聯會弓馬否某答以我舉進士取

在義策弓矢特其猴色耳黏罕遂取已所佩弓授甚云
且頻走馬開弓願見南人射弓手殺某遂策馬開弓作
射物狀黏罕傍然馬行積雪中雖晴日不消至晚阿骨
打召某云聞南使會開弓來日臨我射一物如何僕答
以武舉射生非所長容試射之或有得翌旱阿骨打設
一虎皮坐雪上授僕弓矢各一其弓以皮爲弦指雪
磧使果射之再中其端阿骨笑日射煞好南射
者盡若是乎僕答以措大弓轅窮不堪如在京有
子弟所長入祇候請班直天禁軍諸路之事藝及
沿邊敢效用弓箭手保甲彼武藝精强大人如特
其小者約耳良久阿骨打上令大迪烏授其弓射
生一令云有歡怨即射之二甲許一黃獐躍阿
骨專憶云諸軍本許射下使先射某耀馬馳引
弓發得之自阿骨打令馬稱善是晚黏罕言皇
帝射先熱好南使射和行心上快活次日還見大
迪見袍君語甚舊次阿南皆打遣其弟詔瓦即館齋
貂鋸公犀帶等使日得骨能號射皇帝日黏君父
獵相作者云南立云善使名聽甚遠可賜一罕名
令喚骨也力麻止生行中之人也隨共立圍顯沐
流阿民打所居里云有射五百餘里皆打坦自葬
絶居自每三五至東江約二族帳每族平不過三
五家旋過咸州遇闖以一北不種殺黍帳種草稗
子米炊鞭飯至同打聚諸首共食則所坑止用
綫子木盤相接人置稗飯一碗加匕其上列以上蓋

韭野蒜長瓜皆鹽漬者別以木楪盛猪羊雞鹿兔狼麂麞狐狸牛驢犬馬鵝雁魚鴨蝦蟆等肉或燔或烹或生臠多芥蒜漬沃續供列各取佩刀臠切薦飯食罷方以薄酒尊杯冷飲之請御宴者亦如此自過嬪辰州東京以北絕少麥麵每日各以射倒奪獸薦飯食畢上馬每且寫嘗打於積雪中以草薦一虎皮背風而坐前燎草木幸詩酋至各取所別箭一隻擲占遠近各隨所占左七上馬放所部軍馬單行每騎相去五七步接績不絕兩頭相笔常及一二十里候放圍盡阿骨打上馬去後隊一二里立認旗行兩翼騎兵親旗進趨凡野獸自內起外者四圍得迎射自外至內者須主酋先射凡圍如算掌徐進約三四十里近可宿之處即兩稍合圍斬促須臾作二三十匜野獸迸出或射或擊盡獎之阿骨打復設皮坐撤火炙昭或生出或酒其兩杯騎散止宿阿骨打嘗言我國中最樂無如打圍酒行軍布陣大機出此出獵既還仍令諸郎君家各具酒殺請南使赴飲十餘日始造國書時適經元日隔夕令大迪烏具車仗召南使赴宴凌晨出館赴帳前近行五里阿骨打輿其妻大夫人者於坑上設金裝交椅二副並坐阿骨打二妻皆稱夫人次者樞衣親饋什物以名馬弓矢劒梁爲獻且曰臣下有語邪蚕佞不忠不孝者頭皇帝代上天以此劒此弓誅殺之各跪上壽杯國主酬酌之次令南使上壽杯於國主及夫人飲畢阿骨打親酌二杯酬南使阿骨打云我家自上祖相傳止有加此風俗不會奢飾

祇得箇屋子冬煖夏涼更不必修宮殿勞費百姓也南使勿笑當時已將上京掠到大遼樂工列於屋外奏曲爲觴於左右親近郎君輩玩狎悅樂獨阿骨打不以爲意殊如不聞宴畢令南使往黏罕家議事畢遣使隨馬政來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冬十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又)梁師成累遷河東節度拜太尉時上留意禮樂符瑞事師成善於逢迎凡御筆號令皆師成主之多擇善書吏習倣奎書外庭莫能排王黼以父事之權勢重灼背進者皆出其門自稱蘇軾出子因訴於上軾之文復出人聞(案)東都事略王黼傳梁師成與黼連牆字便門往來黼以父事之每折節必稱爲恩府先生梁師成傳王安中爲翰林每草師成制必爲好辭褒頌功德時人謂之王內相上師成啟事云姊童貫自謂韓琦遺腹而師成亦以爲蘇軾出子至訴於徽宗日先臣何罪先是天下禁誦軾文章其尺牘在人閒者皆藏去至是始復出鐵闈山叢談童貫彪形燕領亦略有髭瞻視炯炯不類宦人項下一片皮內如鐵王黼美丰姿極便辟面如傅粉然鬚髮與目中睛色盡金黃張口能自納其拳大抵皆人妖也吾識黼於未得時魯公獨忽之後常有愧色於黼始因何丞相執中進後改事鄭丞相居中然黼首侍奧援父事宦官梁師成蓋已不能過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二

宣和閒有旨蘇軾追復職名時衛仲達達可當行辭因戲之云達可宜刻意爲此辭蓋須焚黃耳聞者莫不大笑陳桱通鑑師成以翰墨爲已任四方焉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遭點汙多置書畫卷軸於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輒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陪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爲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詔附焉都人目爲廖相所領職局至數十百

十一月戊戌朔方臘僭號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又卷百四十一原注蔡條史補云睦賊方十三攻陷六州三十九縣童貫因命其屬董耘作手詔稱爲御筆四歙勝文幾若罪已然且日自今花石更不取人犒大悅方寇亦用是無辭後遂擒破三年之秋貫平方臘而歸云云及賭罷花石之詔上大不悅甚云云而貫見應奉司取花石復如故又對上歎日東南人家飯歸子未穫在復作此邪上爲怒故貫雖以功遷太師遂復致仕而董耘卽得罪矣黼陳桱通鑑係十月事

方臘改元號永樂以其月爲正月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乙丑中大夫右文殿修撰知睦州張徵言與宮祠以治郡無狀故也實錄天章閣待制新知青州曾友蘊改知

睦州（案曾友蘊據十朝綱要泊宅編青谿寇軌宋史俱作曾孝蘊此云知青州改知睦州諸史尤以寓青州改知杭州其說不同）專一管句措置捕捉青谿羣賊（案方勺泊宅編青谿寇軌並云十二月四日陷睦州初七日天章閣待制歙守曾孝蘊以京東賊宋江等出青齊單濮間有旨移知青社一宗室通判州事守衆無策十三日又陷歙州又云青谿界至歙州路皆鳥道縈紆兩旁峭壁萬仞僅通單車方臘之亂時待制出守但以兩崖上駐兵防遏下賊來路雖蚍蜂之微皆可數賊亦不敢犯境宋江擾京東曾公移守青社箏兵者以霧毒焉辭移屯山谷閒州遂陷宋史孝蘊傳天章閣待制知歙州方臘起青谿孝蘊約敕郡內無得奔擾分兵守阨塞有避賊來歸者獲罪使出境人稍恃以安會移青州既行而歙陷道改抗州時賊已破杭孝蘊單車至城下城既克復軍士多殺人孝蘊下令從者得自首無輒殺皆束手不敢驚論功進顯謨閣直學士又加龍圖閣學士）

丙寅方臘陷青谿縣（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九朝編年備要青谿令陳光以棄邑先遁尋伏誅）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一月余深諫上以取閩中花果之擾王黼曰此太平末事不足罷言者謂深使書

黼言事深求退出知福州而以王黼為太宰〔案〕宋史本紀己亥余深罷仍少傳授鎮西軍節度使知福州庚戌以王黼為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東都事略王黼傳王黼既得位乘高勢而為邪多蓄子女玉帛以自奉詳見三年五月又云黼遷居賜第凡供張什器徵宗命悉仰給縣官導以敎坊樂又宴其家屬以落之遂以少保為太宰稍襲京故迹事以燕京為事編年備要云曹輔初得館藏乃深除之而黼兄弟有為余門客者至是傳言以轄為深所使周輝清波雜志卷上王黼一日在相國寺行香見蔡京以太師魯國公揭謗序立其下深有羨慕之色親厚者因乘閒叩之黼日無他不謂元長有許大官職其人因言太宰若能承當一大事元長官職不難致黼議其意乃身任伐燕之責後亦致位太傳楚國公且許服紫花袍增益騶孳并張青羅蓋塗金從物略與親王等竊遇埒於京

十二月〔案〕錢大昕朔閏考十二月丁卯朔戊辰方臘陷睦州賊眾二萬殺官兵千人於是壽昌分水桐廬遂安等縣皆為賊據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方勺泊宅編青谿寇軌十二月四日陷睦州據十二月丁卯朔則戊辰初二日與方勺所云異讀史方輿紀要嚴州府山川宏偉水陸險峻據臨安之上游當衢歙之衝要宋方臘倡亂於睦州而

杭歙諸郡皆不能固長江以南舉岌岌焉

甲申方臘陷歙州休甯縣知縣事麴嗣復爲賊所執脅之使降面斬二士以恐嗣復嗣復罵曰自古妖賊無長久者亦當舍逆從順〔案〕亦當二字九朝編年備要作爾要因我以歸朝廷朝廷必宥爾奈何使我降賊數語賊何不速殺我賊曰公休甯人也公宰邑有善政前後無及公者我忍殺公乎委之而去初嗣復聞賊作率吏民修城門衆樂赴功守備不苟朝廷知之因命嗣復知睦州進官二等加直祕閣嗣爲賊所傷自力渡江將乞兵於宣撫司未及行而卒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方勺青谿寇軌十二月十三日陷歙州此云甲申則十八日九朝編年備要陷休甯縣執知縣麴嗣復脅之使降面斬二士以恐嗣復嗣復罵曰自古妖賊無常久者爾當舍逆以從順因我以歸朝廷朝廷必宥爾奈何使我降賊何不速殺我賊曰我休甯人也公宰邑有善政前後官無及公者我忍殺公

平委之而去未幾命嗣復知睦州進官二等宋史鞠嗣復傳鞠嗣復不知何許人宣和初知歙州休寧縣方臘黨破縣欲遁使降面斬二士以徇之嗣復罵曰自古妖賊豈有長久者爾當去逆從順因我而歸朝官貸俗可得何爲脅我使降嗣復知必死不少屈屢言何不速殺我賊曰我縣人也明府宰邑有善政我不忍殺乃委之而去初嗣復間難率吏民修城立門眾赴功守備略藏割廷知之進其官二等加直祕閣擢知睦州嘗爲賊所傷自力度江乞師於宣撫使未及行而卒兩浙名賢錄鞠嗣復錢塘人

丙戌方臘陷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曹掾栗先守獄詬賊遇害〔案〕栗先原本誤粟先今據九朝編年備要十朝綱要畢氏通鑑諸書改正又兩浙名賢錄所載有歙士曹毛與死賊事可並參考名賢錄云毛粟字叔績江山人少有節操晚以特恩爲歙士曹掾寇攻城官吏皆遁粟曰吾職司寇獄有繫囚誼不可去乃斷州事時二子貢辟郎遣人持獄印縋城以出令上之朝城陷粟衣冠坐堂上賊胥使降不屈罵賊不絕口攖刀而死妻錄氏弗忍去賊掠其姑又弗忍去卒俱遇害事聞贈朝請郎官其後於是婺源績溪祁門黟縣等官吏皆逃去

後四日又陷富陽新城遂逼杭〔案〕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方勺青溪寇軌十二

月十三日詔歙州乘勢取桐廬新城富陽等縣二十九日進通杭州

丁亥通侍大夫保甯軍[案]原誤保康軍據十朝綱要改正承宣使直睿思殿在京神霄玉清萬壽宮提刑同知入內內侍省事譚積提舉措置捕捉睦州青谿縣賊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宋史本紀是日改譚積爲兩浙制置使九朝編年備要三年正月改譚積爲兩浙制置使十朝綱要是日詔保甯軍承宣使同知入內內侍省事譚積提舉措置捕捉睦州青谿賊庚寅手詔譚積臣出使制置捕捉郡賊所至察訪事有害民者悉條盡以聞三年正月丁酉朔改爲兩浙制置使可據以正宋史之誤改威武軍承宣使婺州觀察使步軍都虞候王稟前去節制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此條原題三年正月七日兩錯出是月戊子之前蓋必原本有誤也據十朝綱要十二月丁亥詔保甯軍承宣使同知入內內侍省事譚積提舉措置捕捉睦州青谿賊步軍都虞候王稟往統制之是與郭譚積同係丁亥日今從之又考長編紀日例用干支而此條但題云某月日不係干支者疑楊氏據長編注中繹出補之也

戊子方臘陷宣州寧國縣進逼宣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此條原本誤題三年正月今考三年正月無戊子日原本係乙未前事則戊子乃是二十二日乙未爲二十九日十朝綱要條之十二月戊子似可從也今據以改正讀史方輿紀要甯國府宋曰宣州陪轎金陵發帶杭鐵羽山趕江形勢便利據險而守擇利而動縱橫南北亦劍起之繙也甯國縣在府東南一百五里兩浙名賢錄錢卽字中道吳越王諸孫也睦寇作起知宣州卽自力上道至則悉意應軍須貫上其功進龍圖閣學士

乙未方臘陷杭州知州徽猷閣待制趙霆遁去案趙霆九朝編年備要十朝綱要與此同宋史本紀薛應旂畢沅通鑑作趙震廉訪使者趙約案約原誤納據九朝編年備要宋史本紀改正詬賊而死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宋史本紀三年二月庚午趙霆坐棄杭州貶吉陽軍方勺青谿寇軌十二月二十九日進逼杭州知州事趙霆棄城走州郎陷節制直龍圖閣陳建廉訪使者趙約被害賊縱火六日官吏居民死者十三薛應旂通鑑十一月方臘攻陷青谿遂陷睦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遂南攻衢北掠新城桐廬富陽諸縣進逼杭州部守趙霆棄城走州郎陷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勝計凡得官吏必斷臠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

賞怨心讐奏至時京師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於是凶燄日熾附者益眾東南大震淮南發運使陳遘上言賊眾邇東南兵弱乞調京畿兵及鼎澧槍牌手兼程以來使不致滋蔓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爲宣撫使譚稹爲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番漢兵十五萬討之兩浙名賢錄書子霞餘杭人潛心味道於洞霄宮嘗著大滌洞天眞境錄自號蒲論子宣和元年詔上杭州洞霄宮明年盜起睦歙破臨安官吏散走其徒亦治舟請行子霞曰吾被天子命主此宮守死職也公等第去已而賊至子霞正色叱之遂遇害門人程用光詣闕言狀閔其忠賜錢三十萬敕令改葬發土止一空棺而已仙家所謂兵解者也

丙申詔以南康軍居住宣德郎管句太平觀陳瓘移居楚州始王宷得罪瓘自江州移南康及方寇作或又爲飛語云瓘女壻已爲所劫欲加中傷然上訖保全故卞京黨人莫能害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瓘移南康在政和七年十二月王宷伏誅在重和元年二月宋史陳瓘傳居南康纔至又移楚瓘平生論京卞皆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不使一日少安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二月以陳過庭爲御史中丞時睦寇猖獗過庭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賄賂狼籍罪惡昭著宜正典刑以謝天下時論韙之(案)宜正典刑原作一旦正典刑今據九朝編年備要東都事略宋史傳名臣言行續錄改正東都事略陳過庭傳云是時大臣各立黨不協同列或陰爲向背唯過庭無所附徽宗曰陳過庭中立不倚者也遷太常少卿起居舍人拜中書舍人禮部侍郎擢拜御史中丞宋史梅執禮傳執禮遷禮部侍郎素與王黼善黼嘗置酒其第令示園池妓妾之盛有驕色執禮曰公爲宰相當與天下同憂今方臘流毒吳越瘡痍未息是豈歌舞宴樂時乎退又戒之以詩黼愧怒會孟饗原廟後至以顯謨閣待制知蘄州又奪職又程振傳方臘起振謂王黼宜乘此時建革天下弊事以上當天意下順人心黼不懌曰上凡疑黼挾寇奈何振知黼忌其言趙而出然太子舊之甚力遂擢給事中黼曰振資淺且雅長書命請以爲中書舍人

(又)盜宋江犯淮陽及京西河北至是入海州界知州張叔夜設方略討捕招降之(案)東都事略張叔夜傳名臣言行續錄俱云劇賊宋江剽掠至海趨海岸劫巨艦十數公夜募死士千人距十餘里大張旗幟誘

之使戰密伏壯士匿海旁約候兵合卽焚其舟舟既焚賊大恐無復鬭志伏兵乘之江乃降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云龔聖與作宋江三十六贊并序曰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足采著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余年少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贊以未見信書載事實不敢輕爲及異時見東都事略中載侍郎侯蒙傳有書一篇陳制賊之計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材必有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此自贖或可平東南之亂余然後知江輩眞有聞於時者十朝綱要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張叔夜招撫之江出降宋史本紀三年二月方臘陷處州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畢氏續通鑑三年二月淮南盜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攖其鋒知亳州侯蒙上書言江才必過人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徑趨海濱劫鉅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鬭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然則據諸史所書招降宋江事俱在三年二月而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獨係之是年十二月與諸史不同疑不無舛錯又

畢氏通鑑攷異云北盟會編載童貫別傳云貫將劉延慶宋江等討方臘據宋史本紀宋江之降在次年別傳誤今不取案畢氏此言似亦失考今據長編所載三年四月戊子童貫與王稟等分兵四圍包幫源洞而王渙統領馬公直并裨將趙明趙許宋江次洞後十朝綱要亦載三年六月辛丑辛興宗與宋江破賊上苑洞是宋江之討方臘固有明證而畢氏乃疑童貫別傳之誤其說殊未當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三

徽宗

宣和三年正月案十朝綱要正月係丁酉朔四史朔閏考同癸卯領樞密院事童貫爲江浙淮南等路宣撫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劉延慶充宣撫司都統制諸路軍馬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十朝綱要是日以童貫爲江浙淮南等路宣撫使與此同宋史本紀上年十二月丁亥改譚稹爲兩浙制置使以童貫爲江淮荊浙宣撫使討方臘貫傳不書年月日東都事略劉延慶傳延慶破夏人成德軍生擒賞屈并熙河招到僞王子益麻黨征加步軍副都指揮使以功拜保信軍節度使爲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從童貫討平方臘徙鎮三城九朝編年備要初臘之亂王黼方鋪張太平惡聞有外寇且峻責浙西提刑張苑勿張皇生事因不敢實奏賊遂不可制至連陷數州上大恐中都爲震始遣譚稹稹逗留不時進及賊入杭乃遣貫行時北征事起陝西勁兵多聚麾下盡發以往上微行送之握貫手日東南事盡付汝有不得已者竟以御筆行之

乙卯方臘陷崇德縣進圍秀州知州宋昭年等擊卻之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崇德原訛崇寧今據十朝綱要改正陳經續通鑑二月方臘寇秀州官軍敗之臘將方七佛引眾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乘城固守己而大軍至合擊賊斬首九千築京觀五賊還據杭州兩浙名賢錄王子武嘉興人初為統軍睦寇方臘作亂橫行州邑殺平民二百餘萬喋血轉鬭官軍莫能坐其鋒來攻秀州去城南一舍而陣眾號十萬子武白太守曰今日之攻公職守子武職戰請背城借一以報國家請速具算與翦此而後朝食乃下令簡精銳五百人長兵在前短兵相接弓矢分左右翼夾射遂啟門鼓噪而出太守後率百姓登陴雷鼓發喊以助之屋瓦皆震戰士勇氣百倍莫不一當百賊大駭奔潰追奔數十里斬首五千級築京觀五以表其功賊遂退據臨安不敢北面以窺江淮者由子武以孤軍遏之之力也

丁巳御筆處分已立賞狀捕兇賊方十三及一行兇黨尚慮賞輕諸色人未肯用命掩殺今增立下項一生擒或殺獲為首方十三白身特補橫行防禦使銀絹各一萬匹兩錢一萬貫金五百兩次用事人每名白身特補武翼大夫銀絹五千匹兩錢五千貫金三百兩有名目

頭首每名白身特補敦武郎銀絹各一千匹兩錢三千貫金一百兩已上願補文官者聽一如係官員文武學生公吏將校兵級等獲到前項人並擬比遷補官職仍與支賜一係賊中徒伴購殺前項人將首級或能生擒赴官並特與免罪一切不問亦依賞格推恩支賜是日童貫至鎮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辛酉御筆自來收買計置花竹窠石造作供奉物色委州縣監司幹置皆係御前預行支降錢物令依私價和買累降指揮嚴立法禁不得少有抑配意謂奉行之人遵承約束皆知事上恤民之義比者始聞贓私之吏借以為名率多並緣為姦騷擾達於聞聽可限指揮到應有見收買花石造作供奉之物置局及專丞指揮

計置去處一切廢罷仍限十日結絕官吏錢物作匠並撥歸元處已計置造作收買到見在之物所在樁管具奏聽旨後尚敢以貢奉為名因緣科擾以違御筆論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案〕十朝綱要是日御筆罷收買花石造作供奉之物凡置局去處罷蘇杭造作局

甲子王稟等破賊於秀州城下斬首數千級秀州平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是月方臘陷婺州又陷衢州守臣彭汝方死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東都事略彭汝方傳汝方汝礪之弟也知衢州時方臘陷婺睦杭而衢介於三郡之間賊勢張甚兵力寡弱衆皆棄遺汝方與郡僚段處約守孤城城陷罵賊而死年七十一贈龍圖閣直學士宋史汝方傳宣和初通判衢州使者疏其治狀擢知州事方臘起睦之青溪與衢接境寇至無兵可禦衆望風奔潰汝方御與其僚段約介守孤城三日而陷罵賊而死年六十六徽宗襃數之超贈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諡曰忠毅官其家七人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衢州西安縣信安城相傳舊城在今城西宋宣和三年方臘作亂始築鄉燦

山其東南相連者日於龜峰[illegible]山府治杭其麓宋史方臘陷
衢州州守高至臨於龜建[illegible]梁城是也兩浙名賢錄胡楚
金華人事親以孝閩寧[illegible]閩應八行寧除要州教長宣
和二年冬方臘反青捲[illegible]睦明年兵及發境官吏皆
風閩夜弃賊逝諭生楚[illegible]難楚日先世以武功顯而
我應八行舉崇可上朝[illegible]下辱先世耶賊陷家皆
死之事閩躬朝散大又[illegible]詩頭字世英東陽剛毅
有力善騁鄙徽將夫浮[illegible]而衛援息人咸敵宣和
中邑懷德射寇起毀民[illegible]攻討之鄉賴捍衛奉徽
援郡城有鄉上其集秉[illegible]郎羅郡事既而睦人境
屢拴其鋒功之兵補繼[illegible]盜翁兵攻賊壞力死之
兒猶區立久生能不乘[illegible]而歸至今廓食於鄉子孫
繫行爲
邑巨族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宣[illegible]三年春正月復熙豐舊制
乃大赦六年禁衛改元[illegible]法制者以不恭論案宋史
本紀陳桱辟應旂通鑑[illegible]年十月甲戌以紹述熙豐
政事書布吉天下又宋[illegible]本紀二年六月辛巳詔自
今衡改元豐法
制論以大不恭
又蘇杭造作局請色匠[illegible]日役數千兩財物所須悉
科於民民力重困至是[illegible]方臘亂浙西悉詔罷之案
九朝編年備要先是二[illegible]置局造作器用曲盡其巧
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illegible]物抹漆刻織繡諸色匠人

日役數千而財物所需盡科於民民力困重上嘗罷之諮諏人猶責其工程進奉不絕未幾復置至是以方臘亂浙西詔悉罷之臨擣適鑒正月童貫至蘇州承詔罷蘇杭造作局及御前綱運并木石彩色等場初帝以東南之事付童貫且曰如有急即以御筆行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眾言賊不急平坐此耳貫即命其僚董耘作手詔罪己罷進奉局場而帝亦黜朱勔父子弟姪之在職者吳民大悅

二月（案錢大昕朔閏考二月丙寅朔）壬午金國使錫剌曷魯并大迪烏高隨至登州先是女眞往來議論皆主童貫以趙良嗣上京阿骨打之約欲使舉兵應之故遣西京宿將會京師又詔環慶鄜延軍與河北禁軍更戍會方臘叛貫以西兵討賊（案西兵原誤西京據北盟會編改正）朝廷罷更戍指揮登州守臣以童貫未回（案回原誤而據北盟會編改正）留曷魯等不遣曷魯猾忿（案猾忿北盟會編作猾忿）屢出館欲徒步入京師尋詔馬政王瓌引之詣闕（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案）遼史是年保大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改元肆赦契丹國志金人

自破上京終歲不出師然遼[illegible]防屯如故有東南路怨
軍將領董小龍坐討平州賊[illegible]留不進藏誅本部隊長
羅青漢董仲孫倡率怨軍作[illegible]攻綿州月餘不能下頓
部統耶律余觀援兵至怨軍[illegible]權郭藥歸等內變自殺
賊魁羅青漢等數人就招安[illegible]統蕭幹奏選留二于人
爲四營擺郭藥師張令徽劉[illegible]臣瓶五臣各頷餘兵六
千人悉送燕雲不三路充禁[illegible]或養濟實欲分其勢也
余觀謂蕭幹日前年兩營敖[illegible]掠乾州己從招安今歲
全軍復叛兩攻綿州苟我軍不來城破則數萬居民被
害所謂怨軍未能報怨于金人而慶怨叛于我家今若
乘其解甲遣兵掩殺淨盡則水絕從患幹日亦有忠義
爲一時勝從若豈可盡誅之二人議論不合交章並奏
卒從蕭幹之議遼自金人攻依以來天下郡縣所失幾
半生雲塗炭宗斷郎壚天祚向以四時遊敗爲樂工作
之費未嘗少毅遂失內外人心嘗有倦慮萬機之意有
四子長日趙王昭容所出交曰晉王文覺所出文曰秦
王曾王並元妃所出國人皆知晉王賢而屬望爲元妃
兄樞密使蕭奉先慮秦王不得立密圖之末有以發韃
王母文妃姊妹三人長適耶律韃曷里交適余觀會晉
曷里妻嘗過余觀家蕭奉先若遣人誣告其結余觀將
立晉王尊天祚爲太上皇市非發韃曷里妻等告伏誅
文妃亦賜死獨晉王留晉王時余說在軍中閭之懼郎領干
餘騎并骨肉車帳叛歸金國時方盛夏逢中爲兩霖所
泚天祚遣知奚王府蕭迎買宰相蕭德秦太嘗袁耶律

諸里姑歸州觀察使蕭和尚奴太郎蕭斡各領本部軍
馬會合追之至閤山縣相及諸軍議日今天辭信用奉
先致晉王之禍兼奉先平日覩吾曹茂如也余襪宗室
之豪俟負氣不爲人下若擒余覩則他日吾曹皆余視
也不若縱之爲利告日嘹於是給云追之不及余覩既
七奉先懼諸將皆叛乃峻加蕭遐買等爵實以慰其心
陳悜通鑑二月違主殺其文妃蕭氏南面都統軍律余
觀叛降于金三朝北盟會鑑正月人遣曷魯大迪烏
充使副持書來議夾攻金人國書金云月日大金皇帝
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適紆使傳遷英華載詳別屬
之辭備形書外之意事須寄而後度示富具以先闍昨
者趙戾嗣等回許與燕京并所管州禮書載若不夾夾
難應已許今若便要西京口請就便鎮度收取如離果
意冀爲報示有此所由未宣來勤的計所有關封決當
事後載知亦曾熱應春合亡始善親期禮今差孛堇曷
曾大迪烏充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錄尊奉書不
宣謹白二月二十
七日曷魯至登州

方臘陷旌德縣

紀事本末卷百四
十一案畢沅通鑑
係此條於癸巳下十朝綱要載是日劉
鎮破賊烏村巒斬首六百級復甯國縣

癸未王稟等克杭州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畢沅通
鑑係之癸巳方引青溪寇執正月
二十四日賊將七佛引眾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眾
兵與州民登城固守屬大兵至鬭門表裏合擊斬首九

千築京觀五賊退據杭州二月七日前鋒至清河壁賊
列陣以待王師水陸垂進六日斬賊二萬十入日再
火官舍學宮府庫價民居經夕純垂日省逼大
兵入號東都事略確傳和中呂至京師屬方厭起
青溪勢張甚確上張此宣民也但肅人擾之耳陛下
下袁痛之詔省不言之王有以華石淫巧供上者死
務在撫殺則淡旬急間敢殄滅矣幸相王轄怒出為
通州杭州攝臨州之以可授諸將賊由是遂敗宋史
韓世忠傳宣和二確方略江浙震動調兵四方世忠
以偏將從王湖討年次反賊奄至勢張甚大將惶
撫策世忠以兵二之伏州賊過伏發眾踩亂世
追擊賊敗而道千日開敵也畫以所隨白金
之且與定交又淵葵傳商討方縱以淵為先鋒
將據錢塘勢張甚淵論延世忠曰賊請我還來
易我明日爾遂戰而俗校張弩伏數有步外必
得志世忠如其言賊果我弩發應茲而倒逐
至消安賊據書源遂之卒闔宣贊舍人
遣傳宣和二年冬廐而援門騰始起青
眾不及今脅從方過遣選言歸安陛行
皆眾黨之東南已弱詔州石生必能滅賊
發京識縣禮鋒兵手又有習戰未起恩民不
滋蔓帝行其言盾龍帛土庶義畔七路治於
時縣官悉度百出加劍君以士經制增其贏號
制錢其後總制使遣彥國爾貢出術量錢於是天
制錢其後總制使翁彥國傲其式號總制錢於是天下

而栗宜則罰民屯甯杭言東財江力食楚病又案心之以惟至
移饒裁具倍之窣甯越睦南用淮治卒諸前進官一人鼎搜今
用運隊可其改總安州賊七不經河東郡守學吏旦衛油求有
之則係否錢皆護撫江猾路給制不餘凡數土姦乘法或官經
掌親選稟敎掌諸使甯瘋之創使兩不守請又驗勢侵射吏綜
凡其付奏甲焉將凡府乞害議命月自臨於云倘鄉年以恣制
職緩賦仰械帥稅諸守以通度遺畢聯網朝杭仍此號勁行錢
守恐殺干出其制路臣杭考公經抗闔卒肯經簪可動失殺名
之盈御械絹屬軍安並越卷私制人命悉以巨習爲不備數自
事慮夷速之而旅撫帶知六出七利相集勞寇者悲知極往兩
狄遇名聽察逐安州十絹路焉卒岩費役按痛藝修往人
擅防縛其治州撫兼一量治陳吁所斷河治此極壽斷姑
甯及其獄奸如使本職增於極舞先役集以厲積不載出
驅土行設究州部路官其杭通以是遺押闔不有償吏又
闔卒以須以兼沃安考贏州經來當以窒乞除不怨體言
若抵法其肅以州撫宜號以二者閉冬邢重必平心採妖
甲昇若李清直守鎮和經供月二履月人賓更之蓋取賊
兵則事令一秘臣撫三制饒以千舉檄以於生氣貪脅陵
屯聽雖定道闔可一年錢飾陳人卒眞水理事結汗肝纂
戊以事其凡以依方臣遂遣遣用無傷滌詐臣于階或州
務便決賞兵上並詔條爲以爲其以消鳥之願民利敖縣

乙未方臘陷處州餘黨逼信州〔案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九朝編年備要陷虜

州縉雲尉詹良臣贅賊為所執欲降之良臣罵曰往年
王倫反發於淮南王則反縣於河北同豪無少長肯秦
市今不豪前覈猖獵至此旦暮官軍至爾肉饑殉鼠矣
賊怒割其肉使自啗之且吐且罵死不絕聲時年七十
上聞而將之官其二子宋史良臣傳良臣睦州分水人
以恩得官方臘起其黨諶再犯虜州守貳供棄竄遣又
有他盜霍成富者用闕年號劇掠縉雲良臣曰捕盜尉
職也縱不勝敢愛死乎率弓兵數十人出禦之尋所鎮
又劉士英傳宣邪聞為溫州教授方臘附處州州人爭
具身欲遣士英奮謂不當遊自郡將而下皆排泚之士
英獨身任責推郡茂才石屬為謀主治兵峙櫂籍保伍
分其地為八附委官統率以鐘為約令民聞鐘韋則趙
所守牒未幾賊來攻拒守凡四十餘日官軍既至賊遺
去又蕭振傳誚信州議曾時州郡奉神胥官務移靡振
不欲費財勞民與守議不合會方臘荒東南距信尤近
守欲危振徽振事賁違弋陽二邑既而王師至衢又徽
振督軍飾振治辦無闕大將劉光世見而喜之欲以單
中俘破授振為賞振辭曰豈可不冒矢石而貪人之功
平諸邑盜未息守後徽振卿初振悉區處許其自新賊
多降者又丁仲修傳仲修字敏之溫州人方臘黨俞道
安昭衆清將渡江巡檢陳華往捕死之先鋒將張埋同
李振出南門迎敵渡八接橋衢斷馬蘇溺死賊至帆遊

夏詳遣韓毀迎戰數十合褒死之仲修帥鄉兵寡諸樂
詩鄉兵失撥而散仲修以餘兵與賊戰力留乃死兩浙
名賢錄姚舜明宇延廨乘縣人舉進土果官河東經咯
安撫便宣和初睦寇連陷杭處等六州時舜男鄭發州
方之任被已祓圍遂招集土卒突圍入賊引兵出畏賊
眾奔濱時賊將淇赦隙處州復計降其眾四十餘萬又
云流希賀字濟叔溫州人宣和初邦龍泉三年睦賊洪
載人寇諸邑皆陷龍泉民倩齊淘希復毅然為守禦計
賊至與戰大破之事平朝延嘉其功僧秩一等在邑五
年去之日遂者攀轄端泛為立三賢瑩於玉峯寺以觀
之又云鬪上觀字民表遂昌人偶燫有大志宜邢癸丑
睦州寇變賊酋淇載陷松陽緣其城分兵以攻遂旨勢
張甚朔延下部招安之賞事者縮首貞敢往發觀然請
行遂單身齋詔人賊營以義感之成約而反朝廷嘉其
功援承信郎又云鄧熹遂昌人有勇略善文章宣和中
睦寇犯松陽遂昌簡熹散家財結里中舉勇少年入邑
禦將賊至與戰山奇破之賊眾奔則兩邑遂全郡將黃
葆光間于朝胥桃嗣金以榮其歸仍官其一子父云趙
育才與鄧熹同里政和中選為武擊傳士弟于符力絕
人更騎於射去百步而射楊業無不中者時縛震簡方
騷叛與熹父子集趨壯相將角邑人侍以安堵時松賜
賊儐掠及燒乃率所部松于孟山前賊勢張甚育才手
射殺數十賊矢盡辯弓於地橫刀夜入賊陣賊眾被廢
分兩冀左右合摯育才復斫殺數賊力盡死于傑下閘

者莫不太息。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二月罷花石綱初江淮發運司於眞楊楚泗各有轉般倉綱運綱運兵士各有地分每舟虛二分容私商以利舟人載贖回運兵十稍便之役以發運司舟船撥充御前綱以載花石而轉般倉廢矣綱多重載不容私商了鹽法覓更無回運舟兵若之多逃亡而爲盜至是禁般載花石使之般運糧道綦十朝綱要二月丁卯禁臣庶於淮南兩浙路般致花石入京庚午謂兩浙路被賊民戶公私通及三年田賦方句青渠寇軟朱勔進花石媚上上心既修歲加增焉舳艦相衛於淮汴號花石綱至截諸道糧餘綱秀羅商舟揭所貢暴其上篙師柁工倚勢貪橫麥糧州縣道路以日其尤重者漕河勿能運則取道於海每遇風濤則人船皆沒枉死無算江南數十郡深山幽谷搜剔殆遍或有奇石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程限慘刻無間寒暑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帆覆之指爲御物又不即取因使護視微不謹則責譴隨之及啟行必發屋徹牆以出由是人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多鬻田宅子女以供其須思亂者益眾又云貫至蘇州始承詔罷造作局及御前綱運并木石彩色等場通考卷二十五載譚積言伏讀聖訓自轉般之法廢爲直達歲

運僅足自開歲綱運不至兩河所糴所般數目不多
何以爲策令臣詢訪措置以閩耩詳祖宗建立眞楚
泗州轉般倉之本意可謂至密一則以備中都綏急
二則以防漕渠阻節三則綱般裝發賓夾運行更無
盧日自其法廢河道日益淺淮遂致中都糧儲不繼
仰頒聖訓丁當訓飭諧淮南三轉般倉今日不可不
復置淮南路泗州江南路眞州兩浙路楚州仍乞先
自泗州爲始候一處了當丈及眞羌既有糴本順流
而下不甚勞費乞揚施行然後侯歲豐計置備萬販
旨立法轉般以爲禾法詔種所陳利害甚明並可依
奏陵睦賊乎日令發運司措置施行東都事略舍勣
傳徽宗問曰卿久於外下民疾苦宜以告朕勣曰事
固京易勝言惟茶遺法爲最苦茶鹽取息太深故私
販者十百爲羣被甲荷戈白晝公行若聚而爲盜則
可憂舊法官條監州縣常有三年之積賈人沿邊人
中糴帛鈔法流行今許通京則州縣無積鈔法遂褎
入削運搬米無欠折以搬鹽糶之今無搬鹽則米綱
亦壞敝宗日爲國用不足故也勣日生財有道理財
有義用財有法今國用不足在陸下詔有司推講而
力行之徵宗稱善宋史食貨志宣和二年復行直達
綱毀折轉般訴倉譚積上言糴宗建立眞楚泗州轉
般倉一以備中都綏急二以防漕渠阻節三則綱船
裝發賓夾運行更無歲日自其法廢河道日益淺撥
漾致中都糧儲不繼淮南三轉般倉不可不復乞自

泗州爲始次及眞楚既有瓦木順流而下不甚勞費俟歲豐計置諸蓄立法轉般淮南路轉運判官向子諲奏轉般之法寓平糴之意江湖有米可糴於眞兩浙有米可糴於揚宿亳有麥可糴於泗坐觀六路豐歉有不登處則以錢折斛發運司得以斡旋之不獨無歲額不足之憂因可以寬民力遇渠旱乾則有汴口倉今所患者向來糴本歲五百萬緡支移殆盡賈偉節傳蔡京壞東南轉般法爲直達綱偉節率先奉承歲以上供物徑造都下籍綱諸道道負造巨船二千四百般非供奉物而輒運載者請論以違制論海錯之急切自此而興論功進秩遂拜白部侍郎政刑部向子諲傳宣和初復官除江淮發運司主管文字淮南仍歲旱漕不通有欲濬河與江淮平者內侍主其議無敢可否發運司檄子諲行子諲言自江至淮數百里河高江淮數丈而欲濬之使平決不可雖有司三日一啟閉復作澳儲水故水不乏比年行直達之法家以應奉往來啟閉無節堰閘率不存令復故制嚴禁約則無患使者用其言漕復通進秩一等

三月丙申案十朝綱要係是日朔四史朔閏考同日賊再犯杭州王稟等戰於城外斬首五百級官軍與賊戰於桐廬敗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

戊戌章貢留譚積駐鎮江帥中軍起金陵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宋史虞奕傳睦州亂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鎮江府兩浙名賢錄七友字達可西安人守鎮江時方臘已殘睦歙監司猶不以實聞友具奏時宰相主應奉諸使者皆朱勔客怒其張皇友遂監覈其謝表曰所部生靈已罹非命一道使者聽謂無他陳瓘以書寄於親舊曰蔽遮江淮陷遏賊勢斯人有助也後官翰林學士）

壬辰賊帥呂師囊屠仙居縣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據錢大昕四史朔閏考三月丙申朔無壬辰今以原書在戊戌日後戊申日前事姑仍錄於此方勺青溪寇軌臘餘黨走衢婺而蘭溪縣靈山賊朱言吳邪起應之處州而越州剡縣魔賊仇道人台州仙居人呂師囊方嚴山賊陳十四公等起兵掠溫台諸縣讀史方輿紀要仙居縣白塔寨縣西三十五里宋志嘉定十五年守臣言台塔寨因宣和中寇亂置今已爲聚落而蒼嶺當衢處婺三州關皁深嶴行者窮日而後度人煙迫絕寇懼所憑請徒於從下戴村尋殷兩浙名賢錄蔣煜遷居人有文學而喜讙笑善狎人人亦以是狎之宣和寇亂與煜遇欲妻以女煜拒之爲以拜指其膝而罵曰此豈拜賊者耶寇怒抛刀擲之曰吾戮汝矣豈伸頸賊刃罵不絕口而死煜性滑擔其臨壁果決有如此又云王達縉雲人生有勇力善劍梁能步闕宣和間方臘寇縣勢甚猖縣尉詹良臣以力戰死

人情洶懼達乃率壯士數百人從間至仙居會呂師夔爲內應取道繳官軍夾攻之遂大破賊鄉邑乃全事定身退口不言功郡守上其事援承信郎不受卒之日男女走哭者數千人相率立祠祀之請於朝封忠烈侯

戊申官軍復歙州賊攻台州不克解圍去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十朝綱要係之己酉日方勺青溪寇軌少保劉延慶由江東入至宣州涇縣遇賊僞八大王斬五千級復歙州出賊背此則戊申十三日已復歙州而王子十七日始云劉延慶與賊戰於甯國敗之其說不同

辛亥劉鎮楊可世至歙之潘村遇賊萬餘迎戰復有萬衆衝後軍鎮可世分兵擊之夜半賊潰斬獲一千四百五十級賊再圍台州不克解圍去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壬子童貫自金陵還鎮江劉延慶與賊戰於甯國敗之

王稟等復富陽縣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十朝綱要甲寅復婺州丙辰復富陽縣

丁巳復新城縣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戊午王稟等至桐廬桐州港遇賊以戰艦攻之奪溪橋

翌日復桐廬縣凡獲一千五百餘級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庚申童貫駐平江府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壬戌王禀克復睦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洪遹容齋隨筆嚴州本名睦州宣和中以方臘之故改焉雖威嚴焉義然實嚴陵灘之意也殊不考子陵乃莊氏東漢避顯宗諱以莊為嚴故史家追書以為嚴光後世當從實可也張淏雲谷雜記近時閩中書肆刊書往往竄加改易其類甚多不能悉記今姑取一二言之睦州宣和中始改為嚴州今所刊元豐九域志乃徑易睦州為嚴州又實韻桐字下注云桐廬縣在嚴州然易去舊字殊失本書之旨將來謬亂書傳疑誤後學皆出此也宋史張閣傳閣調獻州兵曹掾兼治右獄時方臘作亂閣倡守禦計有義士請身督戰既戰稍卻州將怒付閣治將殺之閣力爭曰是士以義請戰官軍即勢不得獨前非首奔者殺之何辜州將意解士得免讀史方輿紀要嚴州建德城宋宣和三年平方臘知州周格重築縮爲十二里二步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三月親試舉人賜何渙以下六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詔梁師成下使臣鄧宏曹組赴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案六百餘人宋史本紀作六百三十人鄧宏諸史俱作儲宏惟十朝綱要作鄧宏

同但係之四月庚寅詔則尤與此作三月不同東部事略梁師成傳既年益通賁客招賕賂士人納錢數千緡郎合赴廷試以獻領上書為名而官者至百餘人及唱第之日侍於上前奏請升降皆出其口其小史曹紹諸宏者亦登第而宏執斯養之役如初通考卷三十一宣和三年詔能天下三舍法開封府及諸路並以科舉取士惟大學仍序三舍以獻序課試遇科舉仍自發解是年暇第八百餘人因上書獻領直合赴試者殆百人有儲宏等隸大閣梁師成為使臣或小吏皆賜之第先是大觀三年官者梁師成中甲科政和四年以鄧武之子鴻臨寺丞雍進頒文可宋特令直赴廷試自後此穎頒多又通考卷三十二宣和三年進士六百三十人上舍魁宋齊愈狀元何演又通考卷二百三十八經籍考箕籍集二十卷陳氏日穎昌曹組元寵撰組本與兄緯有聲太學亦能詩文而以措稽下俚之詞行於世得名頁可情也謝克家任伯為集序其子助其踐其後略見其出處蓋宣和三年俗登第部體進祥光賦有旨換武階兼闕職詔中書召試仍給事殿中未雙而卒然集中有謝及第啟自敘云丞預詩生竟明右列則未第第之前已在西班不知何以也曾從詩選云六舉不第宣和中詔赴廷試賜第啟中所謂特舉屏微許從俊造體之賢良是序跋不著其實爾

〔又〕是春日有割忽青黑無光其中洶洶而動若鉦金而湧沸狀日旁有青黑正如水波周回旋轉將暮而稍止是時睦賊未平人多憂之〔案〕宋史五行志載與此同而天文志日變下不出此條

四月乙丑〔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日朔日王稟等於睦州南門外對溪岸斬賊一百九十級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丙寅王稟等又斬賊九百六十七級於睦州南門外對溪岸劉光世兵進衢州賊萬人出城我師大捷斬獲二千二百五十六級生擒賊首鄭魔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宋史劉光世傳方臘反延慶爲宣撫司都統遣光世自將一軍趨衢婺出其不意破之賊平授耀州觀察使陞鄜延路兵馬鈐轄

戊辰賊將呂師囊攻台州通判李景淵擊走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己巳前知陸州張徽言特貸命免眞決刺面長流萬安

軍以盜發所臨失職故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辛未劉光世自衢將之婺軍行一舍賊萬衆再犯衢將官葉處厚與賊戰爲所掩處厚溺死光世聞之引軍還擬賊後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宋史項德傳項德婺州武義人郡之禁卒也宣和間盜發靑溪明年陷婺而邑隨沒德率敗亡百人破賊因據邑之城陞祠自二月訖五月東抗江蔡西拒董來北捍王國大小百餘戰出則居選鋒之先入則殿後前後俘馘不可勝計賊目爲項鵠于聞其鉦則相率遁去方謀復永康諸縣而官兵至德引其衆欲合會賊盡銳邀之黃姑嶺下德戰死邑人哭聲震山谷各圖其像時祭之

丙子劉光世復龍游縣斬賊二千二百九級生擒五十人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丁丑賊陷天台黃巖兩縣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己卯王稟兵至建德壽昌縣境白沙渡斬賊九百一十五級奪其糧舟百餘劉光世復蘭溪縣斬賊百九十四

級生擒千五百餘人郭仲荀復上虞縣斬賊三百一十

級童貫以中軍駐杭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十朝綱要五月戊戌劉光世復壽昌縣梁月溪洞丁未劉光世至蠶山洞破賊於鳳池谷斬一千六百餘級斬賊首胡將祇將招安爲繆二大王等四萬五千八百餘人來降兩浙名賢錄童淑壽昌人面如紫玉赤睛虎鬚有膂力能挽强弓射百步外無不貫心洞負者鄉里服其勇宣和中童貫討方臘淑伏謁歸之請獨當一面貫以淑知山谿險厄命率銳卒數百爲前鋒間道貫以大兵繼之淑轉戰而前賊徒奔潰直抵青溪方臘據巖險自固不出分兵塞隘以困之會韓世忠從間道入幫源禽臘以出賊黨悉平淑功爲多擢殿前將軍領宿衞）

庚辰郭仲荀至湧泉寺斬賊兵三百一十七級（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辛巳劉光世至婺州薄城下賊二萬餘衝我軍光世麾兵大戰賊敗乘勝奪門而入掩殺逐出之斬首四千餘級復婺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兩浙名賢錄陳宗譽字彥聲東陽人宣和間盜起睦州鄉邑無

賴有謀欲應之者事者一二人力論從亂安撫使劉進譽糾合義兵以衛無賴諸少年縱飲從義相去甚遠從義則保全里閒卽年白向微陳父言生也敢不惟命是率其黨探戈荷涵帥以兵法部征之堵逃古欲官之宗賞能無報顏乎遮云趙權東陽人氣撓心時稱能手宜中請獨當不甯一權轉戰而前賊無洞而自部鎗杖手府上其功詔授迫功郎尋補東陽尉

宗譽閩之急寵身無賴中察其術解以禍福使轉相告譬應聲解散得不古開而賢之知其有可用才因命宗鄉井宗譽帥惟牛置酒悉呼向所識之酒酬宗譽語諸少年日從賊之與賊則禍及宗族且役身而受惡名從及身而受上貧惟諸君熟計之諸少吾屬為不義死矣令之身陳父之所聽宗譽大喜盡醉而去諸少年歸各手弓蘖矢而前以聽宗譽約來宗譽畫地為守賊慎有備不敢犯民用安譽不肯日吾用諸少年力而一身受古開而更賢之俱日義士而下名又家而有才略捉強弓射百步外皆摘神中睥寇猖蹶權杖舒論大將楊惟面帷中壯之簡鎗杖手三百人隸焉敢當其鋒者連破青石光明上清諸四出殺賊賊望風而逃四境安堵帥

癸未王稟等復青溪縣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讀史方輿紀要宣和三年平方臘之亂改曰淳化兩浙名賢錄錢嵒字學山淳安人與弟嵛俱讀書尚氣節宣和中方臘之亂州邑多被殘破嵒與

齊圖民兵衛鄉并民服其令

丁亥，郭仲荀至南寶洞，斬賊二百六十餘級，生禽三十二人。姚平仲收復浦江縣，劉鎮等駐幫源洞後。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趙與時賓退錄：姚平仲字希晏，世爲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養爲子。年十八，與夏人戰臧底河，斬獲甚衆，賊莫能枝梧。宣撫使童貫召與語，平仲負氣不少屈，貫不悅，抑其賞。然關中豪傑皆推之，號小太尉。睦州盜起，徽宗遣貫討賊，貫雖惡平仲，心服其沈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仲功冠軍，乃見貫曰：平仲不願得賞，願一見上耳。貫益忌之，他將王淵、劉光世皆得召見，平仲獨不與。此陸放翁所作平仲小傳也。宋史黃友傳：方臘竊發，友同諸將收復，所至披靡。婺寇復作，守留友攝兵曹，友請往諭之。既次蘭江，賊望風解去。復單騎入武義，賊衆持釘一鑊置其前，友正色叱之曰：汝等何速死邪？賊首李德壯之，巫庵退，一境帖然。婺人圖象祀之。兩浙名賢錄：黃仁環，浦江人，生而勇悍，有智略，喜談兵，而議論多依名節。方臘之亂，鄉里不逞多從之者。仁環以爲恥，僞奮勇出身，保禦郡守，上其功，授承信郎。十朝綱要：五月甲午朔，姚平仲復義烏縣，破僞天仙洞，斬首甚衆，獲旗幟等物。

戊子初童貫與王稟劉鎮兩路預約會於睦歙間分兵四圍包幫源洞於中同日進師至是王稟等已復睦州將至洞前劉顯等已復歙州（案三月戊申官軍復歙州辛亥劉鎮楊可世至歙之濟村此劉顯疑劉鎮之誤）駐軍洞後且密諭之剋日既定當縱火爲號見焚燎煙升則表裏夾攻仍面縛僞四上副御筆四圍生禽之策劉鎮將中軍楊可世將後軍王渙統領馬公直并裨將趙明趙許宋江既次洞後而門嶺崖壁峭坂險徑危賊數萬據之劉鎮等率勁兵從閒道掩擊奪門嶺斬賊六百餘級是日平旦入洞後且戰且進鳴鏑縱火焚其廬舍稟等自洞前望燎煙而進稟領中軍辛興宗領前軍楊維中領後軍（案宋史程迪傳宣和中從楊維中征方臘有功加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兩浙名賢錄杜伯僖字安常東陽人猿臂善射熟韜略多智計以功名自期宣和盜起大

將楊惟中率師進討伯信仗策謁於軍門惟中與言大喜留之幕下運籌制勝出奇無窮每與賊對勇氣溢發橫戈而前賊無堅陣賊平授承忠郎轉台州鎮將歷史館檢閱總禪將王淵黃迪劉光勦等與劉鎮合圍夾攻之賊二十餘萬衆腹背抗拒轉戰至晚凶徒靡爛流血丹地火其廬萬間王稟以奇兵斬賊五千四十六級劉鎮等兵斬賊五千七百八十餘級生禽四百九十七人脅從老稚數萬計並釋之而未得僞酋方臘翌日搜山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陳桱續通鑑云二月童貫譚稹前鋒至青河堰水陸並進臘復焚官舍府庫民居乃宵遁還淯安幫源洞諸將劉延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興宗王淵等相繼至盡復所陷城四月貫等合兵擊臘於幫源洞臘衆尙二十萬與官軍力戰而敗深據巖屋爲三窟諸將莫知所入王淵禪將韓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逕郎挺身杖戈直前渡險數里擒其穴格殺數十人禽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洞口掠其俘遂爲已功併取臘妻子及僞相方肥等五十二人於梓桐石穴中殺賊七萬其黨皆潰臘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倮而縊于林中者相望百餘里宋

史韓世忠傳亦言辛興宗掠其俘以爲已功故賞不及世忠別帥楊惟忠還闕直其事轉承節郎

庚寅王稟辛興宗楊惟忠生禽方臘於幫源山東北隅石澗中並其妻孥兄弟僞相侯王三十九人振旅赴杭州宣撫司案九朝編年備要云奏捷於朝其表有曰孰謂廉頗之已老尚堪李靖之一行又曰遂成希世之功等語識者笑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方臘雖就禽而支黨散走浙東賊勢尚熾案方勺青溪寇軌統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興宗自杭趨睦取睦州與江東兵合斬獲七百里生禽方臘及僞相方肥等妻邱子耄二太子凡五十二人於梓淛石坑中殺賊七萬招來老幼四十餘萬復使歸業四月二十六日也宋史本紀十朝綱要俱云七月戊子童貫俘方臘以獻八月丙辰方臘伏誅又本紀乙巳以童貫爲太師譚積加節度使十月甲寅童貫復領陝西兩河宣撫十朝綱要八月童貫加太師進封楚國公譚積常德軍節度使九月乙酉手詔童貫開疆辟國殄滅姦凶殊勳昭著二子師錫師禮可特除遂郡觀察使

辛卯童貫遣郭仲荀劉光世姚平仲等分路往討仲荀

駐兵三界鎮案界字原脫今據下文及諸史補入新昌嵊縣賊合攻之仲荀四面拒戰斬首二百六十一級獲旂鼓等是日自三界鎮進兵佛果院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九朝編年備要陷剡縣知縣宋旅死之犯越州守臣劉幹敗之十朝綱要二月庚寅賊帥仇道人陷剡及新昌縣卻剡縣宋旅戰死三月庚子賊攻越州知州劉幹擊走之五月己巳郭仲荀復嵊縣新昌縣庚戌嵊平仲破來日新洞殺日新焚其巢穴乙卯楊惟中復東陽縣閏五月丙寅姚平仲等提兵五千破仙居縣界招賢四十餘洞於是楊惟忠王渙梁安平劉光世等兵破洞斬獲皆有功而僞方五相公僞七佛等衆屢敗賊餘黨氣益衰六月己亥姚平仲破賊金像等三十餘洞辛丑辛興宗與宋江破賊上苑洞姚平仲破賊石峽口賊將呂師囊棄石城遁走擒其僞太宰呂助等宋史宋旅傳宋旅字庭實蕭田人第進士累官奉議郎知剡縣方臘既陷歙睦杭衢婺五州且犯越越盜亦起應之縣吏多遁旅遣妻子浮海歸閩獨與民據守以忠義激勸部勒隊伍爲豫備計俄而盜衆大至躬率壯銳冒矢石雖頭殺擒終以力不敵遂死之越帥劉幹上其事詔贈朝散郎錄其四子又名臣言行續錄載劉幹事云方臘反陷杭睦二州杭越阻一水越大震官吏悉遁或請公行公曰吾爲郡守將與城存亡不爲動民聞公言稍還公

下令日富者出財壯者出力民讙奮無敢從遂葺豔綵
兵爲戰守備明年二月賊陷舊嫠八日至城下公鹿罟
出戰賊大潰橫尸薇野自是不敢近公境溫合明以越
爲屛薇亦賴以全越民相與創生祠比屋緒其象飲食
必祇日活我者劉公也東都事略劉齡傳與此略同又
云詒字仲偃建州崇安人舉進士調豐城尉進徵歟闘
待制知越州猜康朝河北河東宣撫使京漸陷死於囊
朝廷襃其忠贈貧政殿大學士方勺靑溪寇軌後漢張
角張燕輩託天師道陵爲遠祖立祭酒治病使人出米
五斗而病遂愈羽之五斗米道至其滋盛則剽劫州縣
無所不爲至令吃榮事魔夜聚曉散者是也凡廱拜必
北向以張角實起于北方觀其拜足以知其所宗原具
平時不飲酒食肉甘枯僑遊靜默若有志於爲善者然
男女無別不事耕織衣食無所得輒務據奪以逞亂其
可不早辨之乎有以其疑似難識欲痛繩之恐其滋蔓
因置而不問馭致禍變則陳光之於方觀是也有舍法
令一切弗問但魔逆稍霧則使屬邑盡驅之死地務絶
其本源肅淸境內而此曹急則鐵邑聚眾而反則越守
劉給之於仇賊是也此風日煽殆未易案也始知能上
釁國禁之嚴下念愚民之無幸迷入於此道不急不怠
銷患於冥冥之中者民有司也末史楊震傳震代州峙
人從折可存討方贓自浙東轉擊至三界鎭斬首八千
級追襲至黃巖賊帥呂師驥扼斷頭之險拒守下石肆
擊界日不得進可存問計震請以輕兵緣山背上慝高

鼓課發矢石賊驚走己復縱火自銜震身被重鎧與廬下履火突人生得師囊及殺首領三十人進秩五等還知辯洲進甯岩又何灌傳灌從平方臘獲賊帥呂師襄遷同州觀察使浙東郡鈐轄改浙西兩浙名賢緣董公蹉字伯張新呂人宣和庚子冬方臘起桐廬夔延新昌官吏奔蘭莫敢當公健慷慨率弟聚里中萬人以紀律遂破賊荧其寨斬首千級內復安王師討西賊徵公健爲先鋒公健籍累勝威輕覩賊以數百當數千殺獲頗眾己乃王師不進勢孤援絕公健度事不可爲呼崇語曰大丈夫甯以義死不可以不義生遂自殺人皆莫息垂涕贈武功大夫汝州翼綠使官其諸子讀史方隔紀要嵊縣宣和三年縣遭嵊寇既平增修城壁周十二里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夏四月貴妃劉氏薨諡明節皇后劉氏本酒家保女也性穎悟能迎旨合意林靄素以左道得幸謂上爲長生帝君謂妃爲九華玉眞安妃每神霄降必別寘安妃位案朱史本紀丙寅日薨甲寅日進冊爲皇后諡明節劉貴妃傳帝享之甚後宮皆往唁帝相與叹泣崔妃獨左親而無戚容帝悲怒疑其寫厭蠱者劉康孫緣妃以進喜安談休咎坐捕送閒封獄醫卜曹孝忠侍疾無狀閤內侍王堯臣死金珠及出金明池游宴事併鞫治獄成同日誅遂瑳崔妃爲庶人周煇淸波雜志卷中云頃得一小說

書王黼奉勑撰明節和文貴妃墓志云妃齒瑩潔如水晶緣嘗餌絳丹而然又云六宮稱之曰韻蓋時以婦人有標致者爲韻煇嘗以此說叩于宣和故老答曰雖當時文字閒或失持擇恐不應直致是褻然韻字蓋亦有說宣和閒衣著曰韻纈果實曰韻梅詞曲曰韻令乃梁師成爲鄆邸倡爲此議時趙野春帖子亦有韻復道密通蕃衍宅諸王誰似鄆王賢亦迎合之意也

五月（案十朝綱要五月係甲午朔四史朔閏考同）丙午金國使曷魯大迪烏入國門詔國子司業權邦彥（案宋史邦彥傳宣和二年使遼）師禮館之未幾師禮傳旨邦彥等曰大遼已知金人海上往還難以復如前議論曷魯大迪烏令歸（案諭原誤論據九朝備要續通鑑改正北盟會編云難以復如前日緣議曷魯等歸）邦彥驚曰如此則失其懽心曲在朝廷矣師禮入奏復傳旨候童貫回徐議之曷魯大迪烏留闕下凡三月餘（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北盟會編曷魯凡留三月餘凡見辭宴犒並如習魯例王黼議復國書止付曷魯等還不遣使又引北征紀實曰時童貫擒方臘宣

撫東南未歸而女眞使人同馬政等復至時上深悔前
寧意歛罷結約有旨諭女眞使人可復回也東都事略
童貫傳徽宗類悔結約貫黨待
之須共請請益卒徽宗意遂決
稽宋編年負治通鑑中丞陳過庭乞罷罷亢官之以御
前使與爲名者京西轉運張汝霖請罷進花果王黼
劾之以焉褒姦興謗過庭貶黃州汝霖貶均州案十
朝綱要載王縣言新知斬州陳過庭爲御史中丞日
輒上言乞應保御前委使之人切盡行廢黜朝散
大夫張汝霖爲京西濟日公遣格令吏不歲進花果
撫享上之心甲貢詔過庭汝霖並散官安置過庭黃
州汝霖歸州九朝編年備要覺庭自知斬州貶貢州
宋史本紀月癸亥詔三省乞察臺諫罔上背公者
取旨謎責過庭張汝霖以過罷御前使喚及歲
花果爲王所劾並竄貶而與庭傳不言因乞能進
官而貶但以言方職事大海權貴件翻陷以不亢
劾之罪罷斬州未半道責傳州圖辣副使黃州寧
置三年得便東都事略本二陳極通鑑與宋史安
同今考續治通過上年十寇月以陳過庭爲御傳
中丞時睦寇縣庭言致至者蔡京蓄寇王史
竄人則寇自平不貶斥諸今年五月又以乞黼
亢爲言而見貶明係事自史殊未詳載名臣罷
行錄載陳過庭事云公見夫王戊至戊辰七日言
內孛星見于天之東北奏日夫以陛下恭儉憂勤仁之

民愛物施于四海不宜致此災異故凡明于天象者皆曰此金人滅亡之象換之天理驗之人事金人發暴自取滅亡決有是理雖然天道幽遠尚以幽遠而忽著明戒飢非古先哲王正厭事以應天變之義況戒狄未殄寇盜未平主威未振國勢未強權綱未率紀律未嚴是非未明賞罰未當罪人己得而未加明刑寬詔已頒而未蒙實惠倉庫未盈私室未富貴近之列未得正人州縣之間未皆廉吏命令數下而屢易差除屢報而屢侈朝有姑息之政吏多允濫之員如是則星象垂戒其可忽乎切自警畏內修德外修政進君子退小人獎廉潔譎苛擾修兵甲選車徒備邊陛儲糧食撫民隱去允吏除弊源庶幾去災爲編矣宋朝事實卷三宣和二年六月十七日奉御筆手詔國家承租宗積累之休民物阜安之久禮樂明備法具令完是宜嘉與四海之人同臻逸樂而邇歲僥倖浮僞者歲爵祿冗濫政分假并竭天下賦入之宗殆不能給當亡慨念宥盱不忘屬考先王立政立事之經紹元豐詔謀之重至於諭其名分冒濫過甚者稍加裁定所以抑僥倖澄浮僞垂裕無窮蓋非五季鑄削之計而懷姦之士尚敢造言或眾倡爲裁損之說規欲動摇夫以三省樞密院之近綱紀所自出而領外吏職論先帝官制者幾四百員入帶階官自朝奉大夫至中奉大夫者五千人保引冒省院者至千有餘員神霄一司無所責任而置吏踰四百五十人

國用之匱顯有自矣雖欲不汰可乎否爾臣子其體
茲意自今有敢妄議朝廷鼓或衆聽意在朋比爲姦
及奉承詔令觀望稽滯違顧者有官職人並以編置
餘杖脊流配仰御史御史臺彈奏開封府察治仍出
榜朝堂故茲親加詔諭帥聽無諭宋史陛蘊傳擢御
史中丞蘊頒論事嘗言御筆一日轂下而前後相違
非所以重命令輔相大臣宦官戚里賜第營築縱撤
民居縣官市村於民而不予直貴蕭子弟以從官領
閑局奉朝請爲員猥多無益於事又賜子過制中外
用度多于賦入數幸私室乘尊卑之分亦非臣下之
福其言皆中時病宋史食貨志云三省密院吏員猥
雜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餘奉故富時議者有
奉入超越從班品秩幾於執政之言又增制兼局體
制明堂詳定國朝會要九域圖志一司勒令之類職
秩繁委稟給無度侍御史黃葆光論其弊帝善之而
未行俄而詔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爲袁亂減損之計
自是罕敢言者然吏藏泛目己極以史院言之供檢
吏三省幾千人蔡京又勤以筆帖於權貨務支賞給
有一紙至萬繕者京所侵私以手萬計朝論喧然乃
詔三省樞密院吏額用元豐法其歲賜悉裁之時翕
然以
爲快
又王黼言臣累奏士大夫抑損應奉意在妄爲譏謗
望特置應奉一司臣專總領以杜姦謀從之仍令聚

師成總領於內乃奪發運濃襲之卒以自用四方珍
異之物充物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纔什一每陷是
曲燕至為俾優鄙賤之技以獻笑取容案原係五月
據九朝備要閏五月置應奉司宋史本紀十朝綱要
亦係閏月甲戌此當脫去閏月二字十朝綱要又云
壬午詔依條合應奉及被旨專委或御前差官幹當
者即不廢罷詔申明行下九朝備要云初方臘之亂
黼承上意罷蘇杭造作局及諸所局而內侍復以言
動黼黼悔悟且懼失權勢乃乞創應奉司于私第而
自領之又云於是右師冏武仲見黼論其不可黼變
色日九式九貢正周官太宰所職由是不覬武仲黼
自蔡京致仕悉反其所為當時聲稱翕然而黼既得
位乘高勢而為邪多蓄子女王帛以自奉稍襲京迹
及應奉司之置王黼為上宰而親領之又云時鄆王
楷有寵或妄傳有嚴立意黼卹中外嫉已不自安欲
以是為奇貸東宮長子甚已除節度使封國公黼言
於上以為皇孫始封但當為觀察使召宮臣耿南仲
至其第令代東宮奏辭讒官竟奪節度使而童貫亦
陰附之謀搖東宮矣東都事略王黼傳云黼既得國
秉念無以中上意牢其寵乃奏置應奉司遂自領之
而以梁師成副焉近則外臺耳目之司遠則郡縣收
宰之屬皆責以供拚於是殊方異物四面而至鉛松
怪石珍禽奇獻美繆和寶明珠大貝通犀琴瑟絕域
之異充於內圍異國之珍布於外宮凡入日之色適

口之味難致之瓌違時之物畢萃于燕私極天下之費卒歸於應奉奪漕輓之卒以為用而戶部不敢詰四方珍異悉入於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才什一每陪扈曲宴至為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容東都事略李熙靖傳王黼為相立應奉司又立經撫房於中書他執政皆勿得與熙靖數為言應奉之職非宰相事也今樞密院及諸省兵房皆足以治疆事經撫房何為者哉黼怨積四年不遷朱弁曲洧舊聞王黼作宰日蔡京入對便殿上從容及裁減用度事京言天下奉一人恐不宜加此梁師成密以告黼翌日遂置應奉司令黼專提舉其擾又甚於花石宋史食貨志宣和以後王黼專主應奉掊剝積賦以羨為功嶺南川蜀農民陂罰錢罷學制學事司贍學錢皆歸應奉司所入雖多國用日匱李熙靖傳王黼以太宰領應奉司又方事燕雲立經撫房於中書獨專之它執政皆不得預熙靖與言曰應奉之職非宰相所當預尚書樞密皆有兵房以治疆事經撫何為者哉黼積不樂同列五人皆躐躋禁從獨滯留四年都水丞失職移過於熙靖貶其兩秩陳桱通鑑閏月復應奉局命王黼梁師成領之方臘既平黼言於帝曰臘之起由茶鹽法也而童貫入姦言歸過陛下帝怒遂復置應奉局朱勔復得志矣

〔又〕六月河決恩州〔案〕宋史本紀六月河決恩州清河埽河渠志六月河溢冀州信都十一月河決清河埽

與本紀外錯又河渠志云政和七年五月丁己臣僚
言恩州當化鎮大河之側地勢低下正當灣流衝激
之處歲久隄岸怯薄沁水透隄甚多近鎮民居例皆
移避方秋夏之交時雨霈然一失隄防則不惟東流
莫測所向一隅生靈所係甚大亦恐妨匯大名
河間諸州往來邊路乞付有司帖築同護從之
又黑眚出洛陽京畿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黑不
能辨每月夜出掠小兒傷食之如是二歲乃息案宋
史五行志并云後雖白晝入人家爲患所至喧然不
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槍棒自衛亦有託以作過
如此二歲乃息己而北征事起卒成金人之禍但彼
繫之宣和中不紀其何年月也陳桱通鑑七月黑眚
見于禁中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
宗崩元符末又見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
來大作每得人語聲則出先若列屋摧倒之聲其形
廑丈餘彷彿如龜金眼行動硜硜有聲黑氣蒙之不
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皆不能施又或變
人形亦或爲驪晝夜出無時遇冬則罕見多在掖庭
宮人所居之地亦嘗及內殿後習以爲常人亦不大
怖至是浸少時洛陽府畿內忽有物如人或蹲蹤如
大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之後雖白
晝入人家爲患所至暄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
執槍自備亦有託以
作過者二年乃息云

七月案據四史朔閏考七月癸亥朔庚午御筆三京置女道錄副道錄各一員節鎭置道正副各一員餘州置道正一員從蔡攸奏請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八月案錢大昕朔閏考八月癸巳朔壬子金國使曷魯大迪烏辭遣呼慶送歸國書止付曷魯等不復遣使用王黼之議也書辭曰遠勤專使薦示華緘具承契好之修深悉封疆之論維夙惇於大信已備載於前書所有漢地等事並如初議俟聞舉軍到西京的期以憑夾攻順履清秋倍膺純福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原注此據金盟本末并華夷直筆及詔旨十一月末曷魯至其國蔡攸北征紀實貫捕方寇而女眞使八同趙良嗣馬政等復至時上深悔前舉意欲罷結約有旨諭女眞人可復回又爲貫黨上下紿之曰請姑竢貫歸及貫歸而師成黼又與貫更相矛盾故上心甚闕但浮沉其書而遣女眞使之徑回按條所紀或得實然黼訖與貫其主夾攻之議豈徽宗雖有悔意而竟爲黼所惑乎黼此時猶不欲遣報

使後乃如此誠不可解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秋八月童貫進太師譚稹加節度未幾貫復領陝西兩河宣撫案九朝備要貫領陝西兩河宣撫係十月事宋史本紀八月乙巳以童貫爲太師譚稹加節度十月甲寅童貫復領陝西兩河宣撫宰轄表同宋朝事實宣和二年十二月童貫加劍南西川節度使三年八月除太師封楚國公不云陝西兩河宣撫又陳桱通鑑宣和三年九月詔宦者李彥括民田于京東西路初胥吏杜公才獻策於內侍太傅楊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於汝州浸淫於京東西淮西北括廢隄棄堰荒山退灘及大河淤流之處皆勒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減號爲西城所梁山濼古鉅野澤綿亙數百里齊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亦立租算船綱直犯者盜執之一邑率于常賦外增租錢五十餘萬稽水旱鑄稅此不得免擢公才爲觀察使至是戢死以內侍李彥繼之彥天資狠愎密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爲天荒雖執印券皆不省魯山闔縣盡括爲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輸租佃本業訴者輒加威刑致死者千萬公田既無二稅轉運司亦不爲奏除悉均諸別州京東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劉寄任輝彥李士漁王尉毛孝立

王隨江惇呂丞錢械宋憲皆助彥爲虐如奴事主民不勝忿痛前執政冠帶操笏迎謁馬首而彥處之自如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勔凡竹數竿用一大車牛驢數十頭其數無極皆責辦於民經時閱月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耕墾殫財靡錫力竭餓死或自縊韓執閒如龍麟薜荔一本輦致之費踰百萬喜賞怒刑禍福轉手因之得美官者甚眾竄昌兵馬鈐轄范寥不爲取竹彥誣以刑蘇軾詩文於石爲十惡竟坐勒停彥所至州郡踞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於帝梁師成適在旁抗聲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豈足爲過言言者懼不敢復言〔又〕諸路皇〔案〕陳桱通鑑係五月事

十月〔案〕據門史朔閏考十月壬辰朔丙辰御寶籙宮神霄宮親授王黼等元一六陽神仙祕籙及保仙祕籙仍許黼等拜表稱謝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十一月〔案〕朔閏考壬戌朔甲子御筆提舉道籙院見修道史表不須設紀斷自天地始分以三清爲首三皇而下帝王

之得者以世次先後列於紀志為十二篇傳分十類
又詔漢臣五代為道史本朝為道典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缺）編要
戊寅禁師事胡法造基捨身令道籙院頒行十二月
庚戌筆道官左華郎以下並視文階選今人有見帶
職者依文臣選人除驗改京官例並與改丹臺郎陳
通鑑重和元年九月用蔡京言集古道教事爲紀志賜
名道史通考卷二百二十五經籍考道家之術雜而多
端先儒之論備矣蓋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
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黃帝老子
列御寇莊周之書所言者清淨無爲而已而略及煉養
之事服食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子魏伯陽之徒則言
煉養而不言清淨盧生李少君欒大之徒則言服食而
不言煉養張道陵寇謙之之徒則言符籙而俱不言煉
養服食至杜光庭而下以及近世黃冠師之徒則專言
經典科教所謂符籙者特其教中一事於是不惟清淨
無爲之說略不能知其旨趣雖所謂煉養服食之書亦
未嘗過而問焉矣然俱欲目以老氏爲之宗主而行其
教蓋嘗即是數者而詳其是非加清淨無爲之言曾
相國李文靖師其意而不擾則足以致治何晏王術樂
其誕而自肆則足以致亂蓋得失相牢者也煉養之說
歐陽文忠公嘗刪正黃庭朱文公嘗稱參同契二公大
儒攘斥異端不遺餘力獨不以其說爲非山林獨善之

士以此養生全年固未嘗得罪于名敎也至于經典科敎之說盡鄙淺之言膺黃冠以此逐食常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較釋氏不能三之一爲世患蠹未爲甚鉅也獨服食符籙二家其說本邪辟謬悠而惑之者罹禍不淺欒大李少君于吉張律之徒以此殺其身柳泌趙歸眞之徒以此禍人而卒自嬰其戮張角孫恩呂用之之徒遂以此敗人天下國家然則柱史五千言曷嘗有是乎蓋愈遠而愈失其眞矣

壬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崇福宮張商英卒贈少保時陳瓘寓萬山陽方與客會食聞之遽止酒而起歎傷久之客有以爲疑者瓘曰張固非粹德且復才疏然時人歸向之今其云亡絕人望矣近觀天時人事必有變革正恐雖有盛德者未必孚上下之聽殆難濟也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亡名氏宣和遺事載張商英因賈奕事奏云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承祖宗萬世之丕祚爲華夷億兆之所瞻一舉動一嚬笑皆不可輕也奈何信奸讒賊臣之語夜宿娼家荒于酒色使朝綱不理國政不修天文變于上人心怨於下邊鄙不甯盜賊蜂起陛下不以此爲憂顧與匹夫爭一娼妓輕肆刑誅他日史官記

之貽譏萬古賈奕何罪夷裂市曹臣恐刑罰了[illegible]無以
治民欲望聖慈幽行赦有冒觸天威罪在不赦伏望聖
鑒不錯那時楊戢把那賈奕詞與天覺看了徽宗宣論
天覺窮看此詞更能容忍否天覺又奏此乃陛下之過
孟子有云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陛下高甚禁庭事之
王當諫敢妄肆誣毀陛下既不以萬乘之尊自尊則在
下小臣得以無忌憚也所請君不君則臣不臣陛下自
悔其過可也何必尤人徽宗閭奏末免慝恥論天覺且
看窮直言之故姤赦賈之罪既賈奕胥廣南瓊州司
戶參軍徽宗遣毀頭官宣李師師入內朝見畢賜夫人
冠蛾單師師衣著仍賜縞墩坐於御座之鍘宣問張
天覺使朕令與夫人同坐於殿上卿立堦下能有章策
乎天云日君不君臣不臣夫不嬬不三綱五常
嬬地矣有禮則無禮亡下覩履法為何物玉
子謂合留不耶去則不從言不見聽尙何魏
立殿陛閭耶能乞諫田以終天年徽宗怒拂
衣而起日御筆除歸長州太守郎日遣中官
押之行張天願朝覺乃詞一寄調南鄉子
羅所十里合値任牛地天首長吁一聲不
所在案宣怨遺老卧不經覺其書係宋元
以作徽和時未載多據而言也備録之亦
足補史書之缺略惟此條宣和遺事係之五年諸史
皆係三年意以三五
之字形近誤編耳

金國使副曷魯大迪烏自海上歸至其國阿骨打得書意朝廷絕之乃命其弟國相勃及烈并黏罕兀室等悉師度遼而西用降將余覩爲前鋒趨中京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原

注此據金盟本末余覩以六月降女眞明年正月十三日路中京封氏編年十一月二十日辛巳曷魯等泛海歸至大金軍前國主得書意朝廷絕之乃命諸酋共議又言曷魯奏南朝逗留初欲不講權盟而權邦彥論難方從恐將反好或云國書旣至別無反好之言姑且待之遂遣國相勃及烈并枯罕兀室等悉師而西用降將耶律余覩爲先鋒按權邦彥云云金使未必知恐封氏飾說未知封氏據何書姑存此注案此條原書不係月今附月末耶律余覩叛降於金在是年二月已詳二月壬午注又契丹國志金主阿骨打遣使曷魯等如宋自海上歸得書意宋朝絕之乃命其弟故輸國用孛極烈并枯罕兀室用遂降人余覩爲前鋒由奚西過平地松林駐白水別遣精兵五百騎到松亭關邀載本京官民奔逸車乘天祚在燕京閤報甚懼即日出居庸關又間余覩爲前鋒導兵奄至蕭奉先奏曰余覩乃宗枚世豈欲亡遼不過求立其甥晉王而已何惜一子伐其奸謀遂賜晉王死晉王賢而有人望而死非其罪行百官諸軍聞之莫不流涕自此人心益離陳桱通鑑十一月余

觀以金斜也侵遼中京初耶律余覩奔金金粘沒喝言
於金主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我朝興師大業已定而
根本弗除後必為患今乘其釁可襲取之天時人事不
可失也金主然之乃命諸部戒備軍事至是粘沒喝復
言曰諸軍久駐人思自奮馬亦壯健宜乘此時進取中
原羣臣言時方喪金主不聽竟用粘沒喝計以斜也都
統內外者軍蒲家奴粘沒喝斡本斡離不蕭盧虎等副
之耶律余覩為鄉導以趨遼中京大定府畢沅通鑑遼
耶律伊都之降金也先使人送款乞援接于桑林沒金
主詔曰伊都到日使與其官屬偕來餘衆處之便地是
伊都至成州遣上遣國宣誥及器甲旂職先遣其將士
韓福奴等人謝上書具言所以降之意大略謂遼主沈
湎荒于游畋不恤政事好佞人遠忠直淫刑吝賞刑頃
賦重民不聊生詔密使德勒岱本無材能但阿諫取吝
久月言露吏軍事嘗進策於遼主為德勒岱所抑遼主
朩白肯察又日大金疆上日闕伊都灼卯天命自去年
與不律慎思等定議約以今夏來降近聞德勒岱欲發
其耶倉卒之際不及收合四遠但收旁近部族戶三十
車事百兩畜產數萬北軍都統以兵襄追遂弃輜重轉
戰五此旋率其將吏入見金主無尉之命之坐班同宰
相至宴盡酢而罷金主命伊都以舊官領所部且諭之
吕賜能為國立功別當獎用自伊都降金益知遼之盧
實若十二月金宗翰復請伐遼諸軍久駐人思自蓄馬
亦僵健宜乘此時進南朝取中原辛丑金主命杲為內

外諸軍都統以昱宗翰宗幹宗望宗磐等副之悉師渡
遼而西用伊都爲前鋒趨遼中原甲辰詔曰遼政不綱
人神共棄今命汝率大軍以行討伐爾其擇用善謀賞
罰必行糧餉必繼勿擾降服勿縱俘掠見可而進無淹
師期事有從權無須申稟戊申又詔曰若克中京所得
禮樂儀仗圖書文籍並先次津發赴闕又畢民致異云
金太祖紀辛丑甲辰三日戊申皆繫於十一月今案是年十
一月壬戌朔無此三日十二月辛卯朔則辛丑爲月之
十一日甲辰十四日戊申十八日也金史作十一月蓋
傳寫之譌今改王宋史李彌大傳充契丹賀正旦使時
傳聞燕民欲歸漢徽宗遣彌大覘之使還奏所聞有二
或謂彼主淫刑滅親宗類畔離女眞侵迫國勢危殆爲
可取或謂下詔罪己擢用者舊招赦盜賊國尚有人未
可取莫若聽其自如攻併李遼傳知蔚州爲遼國賓正
旦副使還貫將連金人夾攻契丹呼遼至私第以語勤
之使州已遼言契丹人未默其主貫懼邊有異議郎奏
不侯對令復任遼上書言契州不可滅苟謀機事顯詠
岦以謝邊吏部轉運使沈積中偌遼罪五十有三條鞫
治一無所得乃以建神霄宮不如詔免官李廖傳宣和
三年廷議將取燕廖間之日百辟卿士一唱共和國家
安危其幾在是上確切諫大略謂太祖以聖武得天下
將士皆百戰之餘以是而取燕雲宜易爲力然趙普輩
無敢贊其決者蓋識天下大勢且重民命故也今承太
平之業父老幸不識兵雖不得燕雲地何闕於漢疏奏

不省薛嗣昌傳先是徽宗有意圖北方遣譚稹銜命訪諸帥韓粹彥洪中孚皆力云不可嗣昌乃揣節諜詞以開邊隙及論事帝前語至興師或啟激流湍造亂之咎人皆歸責焉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三　新昌陳　謨輯注